

明

紀

冊九



明紀卷第二十二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篋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孝宗紀二

起弘治七年甲寅訖弘治十二年己未凡六年

七年春正月辛亥改作肅州嘉峪關額曰鎮西 二月甲子以去年

冬孝陵風雷之變遣使祭告修省求直言命內外慎刑獄決輕繫

馬文升以太子年及四齡當早諭教請擇醇謹老成知書史如衛聖

楊夫人者保抱扶持凡言語動止悉導之以正若內庭曲宴鐘鼓司

承應元宵鼇山端午競渡諸戲皆勿令見佛老之教尤宜屏絕恐眩

惑心志帝深納之 工部尙書賈俊致仕俊廉慎居工部八年中官

奏修沙河橋請發京軍二萬五千人及長陵五衛軍助役內府寶鈔

司乞增工匠浙江及蘇松諸府方罹水災而織造錦綺至數萬匹皆

執奏得寢工部政務與內府監局相表裏而內官監專董工役職尤

相關俊不爲所撓工役大省南京禮部尙書劉璋代爲工部亦數有
爭執各亞於俊 王越屢疏訟冤詔復左都御史致仕 顧溥鄧廷
瓚等分五路刻期並進副使吳倬遣熟苗詐降誘乜富架入寇伏兵
禽其父子官軍乘勝直擣其巢連破一百一十餘寨生繫長腳以歸
羣蠻震懼癸巳廷瓚言都勻清平舊設二衛九長官司其人皆世祿
自用其法恣虐激變苗民亂四十餘年今元凶就除非大更張不可
請改爲府縣設流官與土官兼治庶可久安因上善後十一事帝悉
從之 戊申兩畿捕蝗 夏五月甲辰陳銳及太監李興同劉大夏
治張秋決河 設貴州都勻府於都勻衛城升麻哈長官司爲麻哈
州九名九姓獨山州長官司爲獨山州改清平長官司爲清平縣並
屬府兼領都勻等長官司 初白昂請開高郵裏河六月工成賜名
康濟 秋七月乙巳京師地震 丙午工部侍郎徐貫巡撫副都御
史何鑑經理南畿水利 阿黑麻遣使叩關求貢詭言願還陝巴及

哈密乞朝廷亦還其使者張海等以聞請再降敕宣諭廷議言先已降敕今若再降有傷國體宜令海等自遣人往諭不從命則仍留前使盡驅新使出關永不許貢仍檄罕東赤斤諸部相機進討又言陝巴被虜孱弱可知即使復還勢難復立宜革其王爵居之甘州今都督奄克字刺總理哈密事與回回都督寫亦虎仙哈刺灰都督拜迭力迷失等分領三種番人且修濬苦峪城塹凡番人散處甘涼者令悉還其地給以牛具口糧若陝巴未還不必索取從之 馬文升謂復哈密非許進不可乃薦爲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 南京太常寺卿陳音卒音負經術於世故瓌屑事多不解方爲翰林時論者以學問該博稱程敏政文章古雅稱李東陽性行真純稱音各爲一時冠 徐溥等以詔敕繁請如先朝王直故事設官專領八月擢李東陽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入內閣專典誥敕 九月丁亥以水災停蘇松諸府所辦物料留關鈔戶鹽備振 蔣琮與南京兵部郎中婁

性廣洋衛指揮石文通相訐連數百人文通奏琮僭侈殺人掘聚寶山傷皇陵氣及毆殺商人諸罪遣官按不服再遣司禮太監趙忠大理寺少卿馬中錫往一訊得實應天府尹樊瑩初若不爲異者琮覘知大喜及奏上入其傷山脈事性除名琮下獄免死充孝陵淨軍

興王祐杭之國安陸馬文升言今民田日稅四五其輸邊塞者糧一石費銀一兩以上豐年用糧八九石方易一兩若絲縣布帛之輸京師者交納之費過於所輸南方轉漕通州至有三四石致一石者中州歲役五六萬人治河山東河南修塞決口夫不下二十萬蘇松治水亦如之湖廣建吉興岐雍四王府江西益壽二府山東衡府通計役夫不下百萬諸王之國役夫供應亦四十萬加以湖廣征蠻山陝防邊供饋鑲給軍旅者又不知凡幾賦重役繁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宜嚴敕內外諸司省繁費寬力役毋擅有科率王府之工宜速竣庶令困敝少蘇更乞崇正學抑邪術以清聖心節財用省工作以培邦

本詔下所司詳議是時倪岳亦言諸王府規制宏麗踰永樂宣德之舊請頒成式諸役費動以數十萬計水旱相仍乞少停止南京禮部尙書童軒復陳工役之苦帝皆納其言然不能盡從也湖廣按察使林俊言德安陸建王府及增修吉府工役浩繁財費鉅萬民不堪命乞循寧襄德府故事一切省儉勿用琉璃及白石雕欄請著爲例不從 李興至山東肆威虐絜辱按察使冬十月副使楊茂元言治河之役官多而責不專有司供億日費百金諸臣初祭河天色陰晦帛不能然所焚之餘宛然人面具耳目口鼻觀者駭異鬼神示怪夫豈偶然乞召還興及陳銳專委劉大夏功必可成且水者陰象今后戚家威權太盛假名姓肆貪暴者不可勝數請加禁防以消變異畫工藝士宜悉放還山東既有內臣鎮守復令李全鎮臨清宜撤還疏入下山東撫按勘茂元守陳之子也 改鎮遠金容金達長官司爲鎮遠州設流官 十一月壬子京師地震時南京地亦震御史宗彝

等請召用彭韶何喬新強珍謝鐸陳獻章章懋彭程不報 劉大夏

濬儀封黃陵岡南賈魯舊河四十餘里由曹出徐以殺水勢又濬孫家渡口別鑿新河七十餘里導使南行由中牟潁川東入淮又濬祥符四府營淤河由陳留至歸德分爲二一由宿遷小河口一由亳渦河俱會於淮然後沿張秋兩岸東西築臺立表貫索聯巨艦穴而窒之實以土至決口去窒沈艦壓以大掃且合且決隨決隨築連晝夜不息決既塞築長堤起胙城歷東明長垣抵徐州互三百六十里又築金龍等口新堤起于家店歷銅瓦廂東橋抵小宋集凡百六十里水大治十二月庚午帝遣行人齎羊酒往勞改張秋爲安平鎮甲戌大夏等言決口已塞河下流北入東昌臨清至天津入海運道已通然必築黃陵岡河口導河上流南下徐淮庶可爲運道久安之計廷議如其言 張海緱謙見敕書將棄陝巴甚喜卽逐土魯番貢使羈其前使百七十二人於邊閉嘉峪關繕修苦峪城令流寓番人歸其

地拜疏還朝言官交章劾海謙經略無功下獄貶秩 己卯振甘涼
被兵軍民給牛種 免北京河南湖廣陝西山西被災稅糧 太監
李廣以符籙禱祀蠱帝因爲奸弊矯旨授傳奉官如成化間故事耿
裕言先有詔文官不由臣部推舉而傳乞除授者參送法司按治今
御用監匠人李綸等以內降除用不信前詔不可給事中呂獻等皆
論奏裕亦再疏爭不聽廣復導帝遊西苑侍講學士王鏊講文王不
敢盤於遊田反覆規切帝爲動容講罷謂廣曰講官指若曹耳少詹
事王華講大學衍義至唐李輔國與張后表裏用事指陳甚切帝命
中官賜食勞焉

八年春正月乙未大祀天地於南郊以太皇太后不豫免慶成宴
致仕刑部尙書彭韶卒贈太子少保諡惠安韶嗜學公暇手不釋卷
小王子犯涼州壬子甘肅總兵官劉寧與戰抹山墩禽斬五十餘
相持至暮收輜重南行寇復來襲禽其長一人明日參將顏玉來援

副將陶楨兵亦至寇乃遁俘其穉弱獲馬駝牛羊二千 許進洺鎮
告諸將曰小醜陸梁謂我不能深入耳堂堂天朝不能發一鏃塞外
何以慰遠人諸將難之乃獨與劉寧謀厚結小列禿使以四千騎往
殺數百人小列禿中流矢卒 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戊午邱濬
卒年七十六贈太傅諡文莊劉文泰往弔濬妻顧氏叱之出曰以若
故使相公齟王公負不義名何弔爲濬廉介所居邸第極湫隘四十
年不易性嗜學既老右目失明猶披覽不輟然議論矯激聞者駭愕
徐恪素剛正所至抑豪右祛奸弊以所部多王府持法尤嚴宗人
多不悅平樂義寧二王訐恪減祿米改校尉諸事勘無驗詔與湖廣
巡撫都御史韓文易任吏民罷市泣送數十里不絕屬吏以羨金贖
揮之去至湖廣值岐王之國中使攜鹽數百艘抑賣於民爲恪所持
阻不行其黨密構於帝 乙丑禮部侍郎李東陽少詹事謝遷入閣
預機務遷方居憂力辭服除始拜命 劉大夏築塞黃陵岡及金龍

等口七處旬有五日而畢河上流復歸蘭陽考城分流南入於淮潰決之患少息運河上下無大患者二十餘年三月壬辰免湖廣被災稅糧己亥寧夏地震十二水聲如雷壞邊牆墜臺房屋壓傷人

帝之爲太子也太皇太后育之宮中省視萬方及是太后病瘍始愈誥諭羣臣曰自英皇厭代予正位長樂憲宗皇帝以天下養二十四年猶一日茲予偶患瘍皇帝夜籲天爲予請命春郊罷宴問視惟勤俾老年疾體獲底康寧以昔視今父子兩世孝同一揆予甚嘉焉

徐貫初奉命以主事祝萃自隨萃乘小舟究悉源委貫乃令蘇州通判張旻濬吳江長橋導太湖散入澱山陽城昆承等湖復開吳淞江並大石趙屯等浦洩澱山湖水由吳淞江以達於海開白茆港白魚汛鮎魚口洩昆承湖水由白茆港以注於江開斜堰七鋪鹽鐵等塘洩陽城湖水由七了港以達於海乃開湖州之漚涇洩西湖天目安吉諸山之水自西南入於太湖開常州之百瀆洩溧陽鎮江練湖

之水自西北入於太湖又開諸陡門洩漕河之水由江陰以入於大江又令浙江參政周季麟修嘉興舊堤三十餘里易之以石增繕湖州長興堤岸七十餘里夏四月甲寅工成凡修濬河港涇瀆湖塘陡門堤岸百十五道役夫二十餘萬萃之功爲多 壬戌諭吏部都察院人材進退考察務得實跡不可偏聽枉人 乙丑封都督同知張延齡爲建昌伯鶴齡之弟也 山東撫按言楊茂元所奏供億之費多過其實李興陳銳亦連章劾茂元妄詔遣錦衣衛百戶胡節逮之父老遮道懇節乞還楊副使至下獄節遍叩中官備言父老懇寃狀中官多感動言者交論救部擬贖杖還職詔謫長沙府同知謝病歸始設巡撫南贛汀韶等處地方副都御史以布政使金澤爲之 五月己丑免南畿被災秋糧 進陶魯湖廣右布政使魯言身居兩廣而官以湖廣爲名於事體非便乃改湖廣左布政使兼廣東按察副使領嶺西道事人稱之爲三廣公 國子監祭酒林瀚言監生在

監者少不敷撥歷請開科貢倪岳言科舉已有定額不可再增請增歲貢人數而定諸司歷事須日月滿方與更替使諸生坐監稍久選人亦無壅滯從之 六月西北別部野乜克力其長曰亦刺思王曰滿哥王曰亦刺因王各遣使款肅州塞乞貢且互市許進劉寧爲請馬文升言互市可許入貢不可許乃卻之 秋七月丁亥封宋儒楊

時將樂伯從祀孔子廟廷 府江永安諸獍亂閔珪調兵十萬分四

哨往討戊子副總兵歐磐自象州修仁直擣陸峒所向摧破已偕諸軍連破山砦百八十斬首六千有奇 馬文升以阿黑麻桀驁欲大

創之以指揮楊翥熟番情召詢以方略翥備陳罕東至哈密道路請調罕東兵三千爲前鋒漢兵三千繼之持數日糧問道兼程進可得志請於帝敕發罕東赤斤哈密兵令副總兵彭清將之隸許進往討

太皇太后春秋高思一見崇王見澤帝特敕召之倪岳言數年來三王之國道路供億民力殫竭今召王復來往返勞費兼水溢旱蝗

舟車所經恐有他虞親王入朝雖有故事自宣德來已鮮舉行英宗復辟襄王奉詔來朝雖篤敦敘之恩實塞疑讒之隙非故事也徐溥亦以爲言帝重違太后意不允旣而言官交章及之乃請於太后事得已 八月癸亥以四方災異數見敕羣臣修省 改馬湖府爲流官知府安氏自唐以來世有馬湖至是一方始靖 冬十月占城奏安南侵擾帝欲遣大臣往解徐溥等言外國相侵有司檄諭之足矣無勞遣使萬一抗令則虧損國體問罪興師後患滋大從之 倪岳以四方所報災異禮部於歲終類奏率爲具文十一月詳次其日月博引經史徵應勸帝勤講學開言路寬賦役慎刑罰黜奸貪進忠直汰冗員停齋醮省營造止濫賞帝頗采納 己酉免直隸被災秋糧許進厚結小列禿之子卜六阿歹使斷土魯番道無令東援牙蘭重犒赤斤罕東及哈密遺種之居苦峪者令出兵助討丙午彭清以精騎千五百前行劉寧與中官陸闇統二千五百騎繼發十二月甲

寅諸軍俱會羽集七川薄暮大風揚沙軍士寒栗僵臥進出帳外勞軍有異烏悲鳴將士多雨泣進慷慨曰男兒報國死沙場幸耳何泣爲將士皆感奮夜半風止大雨雪衆以罕東兵未至欲待之進曰潛師遠襲利在捷速兵已足用不須待也乙卯冒雪倍道進辛酉奄至哈密城下初馬文升授方略命進從間道往而進仍由故道牙蘭遂遁去餘賊拒守官軍四面並進拔其城獲陝巴妻女賊退保土刺者八百人問之皆哈密種或欲殲之進不可令勿攻遣使撫諭之遂下分兵守諸要害而還 詔撰三清樂章徐溥等言三清乃道家妄說耳一天之上安得有三大帝且以周柱下史李耳當其一矯誣甚矣郊祀樂章皆太祖親製豈可雜以時俗詞曲臣等不敢奉詔且國家設文淵閣命學士居之誠欲其謀謨政事講論經史培養本源匡弼闕失非欲其阿諛順旨惟言莫違也今經筵早休日講久曠異端乘間而入此皆臣等無狀不足以啓聖心保初政憂愧之至無以自容

數月以來奉中旨處分未當者封還執奏至再至三願陛下曲賜聽從俾臣等竭駑鈍少有裨益非但樂章一事而已帝嘉納之初榆林僅小堡屯兵備冬自移鎮後城隘弗能容巡撫延綏都御史熊繡請增築千二百丈從之繡練兵積粟邊政修舉韃靼數入遼東諸處殺掠甚衆亦卜刺因王等入套駐牧小王子及脫羅干之子火篩相倚日強爲東西諸邊患

九年春正月戊戌吏部尙書耿裕卒年六十七贈太保諡文恪裕坦夷諒直諳習朝章在秉銓無愛憎亦不徇毀譽自奉澹泊兩世貴戚而家業蕭然父子並以名德稱中旨改徐恪南京工部右侍郎恪上疏曰大臣進用宜出廷推未聞有傳奉得者臣生平不敢由他途進請賜罷黜帝慰留之二月庚午免河南被災稅糧辛未右通政使張璞大理寺少卿馬中錫閱邊四川巡撫都御史馬俊請追卹宋濂下禮部議復其官春秋祭葬所三月韃靼入宣府大同黃

花鎮 哈密屢破遺民入居者旦暮虞寇閏月阿黑麻復來攻固守不下始散去諸人自以窮窘難守盡焚室廬走肅州求濟邊臣以聞請給廩食處之內地葉淇不可曰是自貽禍也詔賜牛具穀種并發流寓三種番人及哈密之寄居赤斤者赴苦峪及瓜沙州耕牧以圖興復 王越結李廣以中旨召掌都察院事給事中季源御史王一言等交章論命仍致仕 夏四月戶部尙書葉淇致仕淇直亮有執能爲國家惜財用每廷議用兵輒持不可 周經代淇爲戶部尙書時帝寬仁而戶部尤奸蠹所萃挾勢行私者不可勝紀少不如意讒毀隨之經悉按祖宗成憲無所顧寬逋緩征裁節冗濫四方告災必覆奏蠲除每委官監稅課入多者與下考苛切之風爲之少衰 岷王膺鈺不檢下武岡州知州劉遜裁抑之又欲損其歲祿膺鈺怒奏於朝戊子命遣錦衣官逮遜給事中龐泮御史劉紳等言錦衣天子親軍非不軌及妖言重情不可輕遣遜所坐微而王奏牽左證百人

勢難盡逮宜敕撫按官體勘疏入忤旨下泮等四十二人紳等二十人錦衣衛獄六科署空吏部尙書屠瀟請令中書代收部院封事侍講學士楊守陟貽書極詆瀟失守陟守陳第也御史張淳方奉使還取獨不與抗疏論之儲懽及編修羅玘兵部主事何孟春進士劉麟陸崑相繼爭瀟亦帥九卿論救帝乃釋泮等皆停俸三月遜逮至下獄貶四川都司斷事 禮部左侍郎徐瓊與皇后家有連南京吏部缺尙書廷推瓊詔加倪岳太子少保往任之而以瓊代岳 都御史張敷華巡撫陝西製婚娶喪祭之式納民於禮妖僧據終南山爲逆廷議用兵馬文升曰張都御史能辦此敷華果以計縛僧歸 六月尹直表賀萬壽并以太子年當出閣上承華箴一篇引先朝少保黃淮事冀召對帝卻之 庚子免江西被災稅糧 甲辰朱暉襲封保國公永之子也給事中王廷言永功不當公朝議止予襲一世後皆侯詔可 秋八月壬寅免湖廣被災秋糧 時外戚競營私利周或

與張鶴齡至聚衆相鬪都下震駭九月己酉屠瀟偕九卿言憲宗皇帝詔勛戚之家不得占據關津陂澤設肆開廛侵奪民利違者許所在官司執治以聞陛下踐極亦惟先帝之法是訓是遵而勛戚諸臣不能恪守先詔縱家人列肆通衢邀截商貨都城內外所在有之觀永樂間榜例王公僕從二十人一品不過十二人今勛戚多者以百數大乖舊制其間多市井無賴冒名罔利利歸羣小怨叢一身非計之得邇者長寧伯周彧壽寧侯張鶴齡以瑣事忿爭喧傳都邑失戚里之觀瞻損朝廷之威重伏望綸音戒諭俾各修舊好凡有店肆悉皆停止更敕都察院揭榜禁戒擾商賈奪民利者聽巡城巡按御史及所在有司執治仍考永樂間例裁定勛戚家人不得濫收帝從之禁勢家侵奪民利 冬十月升亳縣爲州 初廣西宜山縣蠻民弗靖割其地屬思恩府土人不服數倡亂總督都御史鄧廷瓚奏置永順永安二長官司俾土人領之忻城縣有流土二知縣權不相統廷

瓚復奏革流官土人韋保爲內官陰主之遂獨任土官自是宜山東南棄一百八十四村西南棄一百二十四村忻城亦棄之蠻議者以爲失策廷瓚又請復鎮安府之歸順峒爲州設土知州治之從之

十二月給事中楊廉請頒薛瑄讀書錄於國子監從之并賜瑄祠名曰正學 祀毛忠於甘州城東賜祠名曰武勇 初千戶吳能以女滿倉兒付媒者鬻於樂婦張給曰周皇親家也後轉鬻樂工袁璘所能沒妻聶訪得之女怨母鬻己詭言非己母聶與子劫女歸璘訟於刑部郎中丁哲員外郎王爵訊得情璘語不遜哲笞璘數日死御史陳玉主事孔琦驗屍瘞之東廠中官楊鵬從子嘗與女淫教璘妻訴冤於鵬而令張指女爲妹媒者遂言聶女前鬻周皇親家矣奏下鎮撫司坐哲爵等罪復下法司錦衣衛讞索女周或家無有復命府部大臣及給事御史廷訊張與女始吐實都察院奏哲因公杖人死罪當徒爵玉琦及聶母女當杖刑部典史徐珪抗疏言聶女之獄哲斷

之審矣鵬拷覈使誣伏鎮撫司共相蔽欺陛下令法司錦衣會問懼東廠莫敢明至鞫之朝堂乃不能隱夫女誣母僅擬杖哲等無罪反加以徒輕重倒置如此皆東廠威劫所致也臣在刑部三年見鞫問盜賊多東廠鎮撫司緝獲有稱校尉誣陷者有稱校尉爲人報警者有稱校尉受首惡贓而以爲從令旁人抵罪者刑官洞見其情無敢擅更一字上干天和災異迭見臣願陛下革去東廠戮鵬叔姪及此女於市謫鎮撫司官戍極邊進哲爵琦玉各一階以洗其冤則天意可回太平可致如不罷東廠亦當推選謹厚中官如陳寬韋泰者居之仍簡一大臣與共理鎮撫司理刑亦不宜專用錦衣官乞推選在京各衛一二人及刑部主事一人共洩其事或三年六年一更則巡捕官校當無有作奸擅刑誣及無辜者矣臣一介微軀左右前後皆東廠鎮撫司之人與其死於此輩孰若死於朝廷願斬臣頭以行臣言雖死不恨帝怒下都察院考訊都御史閔珪等抵以奏事不實贖

徒還役帝責具狀皆上疏引罪奪俸有差珪贖徒畢發爲民旣而龐泮等言哲等獄詞覆奏已餘三月繫獄者凡三十八人乞早爲省釋乃杖滿倉兒送浣衣局哲爲民爵及琦玉俱贖杖還職

十年春正月奉御趙瑄獻雄縣地爲東宮莊周經等劾瑄違制下詔獄已而帝從鎮撫司言遣官勘實經等復爭之曰太祖太宗定制閒田任民開墾若因奸人言而籍之官是土田予奪盡出奸人口小民無以爲生矣旣而勘者及巡撫都御史高銓言閒田止七十頃悉與民田錯於是從經言仍賦之民治瑄罪敕諸王輔導官毋導王奏請

置太倉州於太倉衛城析崑山常熟嘉定三縣地益之 帝自八

年後視朝漸宴李廣以燒煉齋醮寵二月徐溥等上疏極論曰舊制內殿日再進奏事重者不時上聞又常面召儒臣咨訪政事今奏事日止一次朝參之外不得一望天顏章奏批答不時斷決或稽留數月或竟不施行事多壅滯有妨政體經筵進講每歲不過數日正士

疎遠邪說得行近聞有以齋醮修煉之說進者宋徽宗崇道教科儀符籙最甚卒至乘輿播遷金石之藥性多酷烈唐憲宗信柳泌以殞身其禍可鑒今龍虎山上清宮神樂觀祖師殿及內府番經廠皆焚燬無餘彼如有靈何不自保天厭其穢亦已明甚陛下若親近儒臣明正道行仁政福祥善慶不召自至何假妖妄之說哉自古奸人蠱惑君心者必以太平無事爲言唐臣李絳有云憂先於事可以無憂事至而憂無益於事今承平日久溺於晏安目前視之雖若無事然工役繁興科斂百出土馬罷做閭閻困窮愁歎之聲上干和氣致熒惑失度太陽無光天鳴地震草木興妖四方奏報殆無虛月將來之患灼然可憂陛下高居九重言官皆畏罪緘默臣等若復不言誰肯爲陛下言者帝頗感動 大計京官楊守卮方掌翰林院事疏言臣與掌詹事府學士王鏊俱當聽部考察但臣等各有屬員進與吏部會考所屬則坐堂上退而聽考又當候階下我朝優假學士慶成侍

宴班四品上車駕臨雍坐彝倫堂內視三品此故事也今四品不與
考察則學士亦不應與詔可學士不與考察自此始 三月辛亥以
旱霾修省求直言 觀政進士孫磐言近諫官以言爲諱而排寵倖
觸權奸者乃在胥吏臣竊羞之請定建言者爲四等最上不避患害
抗彈權貴者其次揚清激濁能補闕拾遺又其次建白時政有裨軍
國皆分別擢敘而粉飾文具循默不言者則罷黜之庶言官知警不
至曠瘼時不能用 戶部主事胡燿言中官李廣楊鵬引左道劉良
輔輩惑亂聖聰濫設齋醮耗蠹國儲而不肖士大夫方昏暮乞憐於
其門交通請託陰盛陽微災何由弭因極陳戚畹方士傳奉冗員之
害疏留中 甲子帝御文華殿召見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授以諸
司題奏曰與先生輩議溥等擬旨上帝應手改定事端多者健請出
外詳閱帝曰盍就此面議旣畢賜茶而退自憲宗召對彭時商輅後
至此始再見然終溥在位亦止此一召而已 先是有詔以下旬御

經筵楊廉言故事經筵一月三舉苟以月終起以月初罷則進講有幾且經筵起而後日講繼之今遲一日之經筵卽輟一旬之日講也報聞 張鶴齡兄弟出入宮禁嘗侍內庭宴帝如廁鶴齡倚酒戴帝冠他日復窺御帷長隨何鼎持大瓜欲擊之奏言二張大不敬無人臣禮皇后激帝怒下鼎錦衣衛獄問主使曰有問爲誰曰孔子孟子也龐泮言鼎狂直宜容楊鵬戴禮得罪先朝乃夤緣入司禮監害非小會御史黃山張泰等亦以爲言帝怒詰外廷何由知內廷事令對狀停泮等俸半歲周經及主事李昆進士吳宗周復疏救帝以后故俱不納后竟使李廣杖殺鼎 夏四月給事中葉紳陳八事劾尙書徐瓊童軒侯瓚侍郎鄭紀王宗彝巡撫都御史劉燾張誥張岫等二十人乞賜罷斥又劾李廣八大罪誑陛下以燒鍊而進不經之藥罪一爲太子立寄壇而興煖疏之說罪二撥置皇親希求恩寵罪三盜引玉泉經繞私第罪四開倖門大肆奸貪罪五太常崔志端真人王

應綺輩稱廣爲教主真人廣卽代求善官乞賜玉帶罪六假果戶爲
名侵奪畿民土地幾至激變罪七四方輸納上供威取勢逼致民破
產罪八內而皇親駙馬事之如父外而總兵鎮守稱之爲公陛下奈
何養此大奸於肘腋而不思驅斥哉御史張縉等亦以爲言不聽
時廷臣所上封事經月不報而言官論救何鼎待罪者久徐溥等以
爲言乃悉下諸章而罷諸言官弗問 五月徐溥以年滿七十求退
不許詔風雨寒暑免朝參 戊辰小王子犯潮河川指揮劉欽等二
十七人戰死己巳犯大同鎮兵禦之亦敗績時京師民訛言寇近邊
兵部請榜諭給事中屈伸言若榜示人心愈驚昔漢建始中都人訛
言大水至議令吏民上城避之王商不從頃之果定今當以爲法事
遂寢 六月己卯戶部侍郎劉大夏兵部侍郎李介並兼左僉都御
史督理宣府大同軍饟周經謂大夏曰塞上勢家子以市糴爲私利
公毋以剛賈禍大夏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俟至彼圖之初塞上

糴買必粟千石芻萬束乃得告納以故中官武臣家得操利權大夏
令有芻粟者自百束十石以上皆許勢家欲牟利無所得不兩月儲
積充羨介至大同寇已退乃大修戎備察核官田牛具錢還之軍俾
償所逋馬價邊人亦感悅 秋七月癸丑都督楊玉帥京營軍備永
平 封王清爲崇善伯源之弟也 火篩犯甘肅廷議復設總制官
先後會舉七人不稱旨屠瀟以王越名上冬十月詔起原官加太子
太保總制甘涼邊務兼巡撫越言甘鎮兵弱非藉延寧兩鎮兵難以
克敵請兼制兩鎮解巡撫事從之 諸番以朝廷閉關絕貢不得入
咸怨阿黑麻阿黑麻悔十一月庚子歸陝巴及哈密之衆乞通貢如
故廷議謂無番文不可驟許必令具文乃從其請陝巴前議廢今使
暫居甘州俟衆頭目俱歸心然後修復哈密城塹令復舊業從之尋
令王越兼經理哈密 初黔國公沐琮無子撫從孫崑爲後琮卒崑
當嗣西平侯雲南守臣言雲南人知黔國公不知西平侯侯之恐爲

所輕帝以爲然令嗣公佩印如故自是遂爲故事 工部主事盛應

期轄濟寧諸牒李廣家人市私鹽至濟寧畏應期投鹽水中去會南

京進貢內官誣應期阻薦新船廣從中構之逮應期及主事范璋下

錦衣衛獄璋筦衛河亦忤中貴者也獄具並降邊方驛丞 析湖廣

房縣之潭頭坪置保康縣 免南畿山西陝西被災稅糧振山東四

川水災

十一年春二月己巳小王子遣使求貢 布政使陶魯卒魯善撫士

多智計謀定後戰鑿池公署後爲亭其中不置橋夜則召部下計事

以板度一人語畢令退如是凡數人乃擇其長而參用之賊善偵終

不得要領歷官四十五年始終不離兵事大小數十戰斬馘二萬有

奇奪還被掠及撫安復業者十二萬有奇兩廣人倚之如長城嘗言

治寇賊化之爲先不得已始殺之耳每平賊率置縣建學以興教化

三月己亥皇太子出閣就學大臣請選正人爲宮僚乃以王整兼

諭德改侍讀楊廷和爲中允侍講梁儲爲洗馬編修蔣冕兼校書修撰毛紀等同侍講讀謝遷上疏勸太子親賢遠佞勤學問戒逸豫東宮宦豎不欲太子近儒臣數移事間講讀掌詹事吏部侍郎吳寬等言東宮講學寒暑風雨則止朔望令節則止一年不過數月一月不過數日一日不過數刻是進講之時少輟講之日多豈容復以他事妨誦讀古人八歲就傅卽居宿於外欲離近習親正人耳庶民且然况太子天下本哉帝嘉納之 夏五月戊申甘肅參將楊翥敗小王子於黑山 秋七月己酉王越分兵三路襲小王子於賀蘭山後敗之斬四十三級獲馬駝百餘 河決歸德管河員外郎謝緝請亟塞決口遏黃水入徐以濟漕挑沁水之淤使入徐以濟徐呂二洪從之 癸亥徐溥致仕 八月虜入遼東都指揮王臣戰死 析廣東新會縣地置新寧縣 癸未振祥符民被河患者 九月王越言哈密不可棄浹巴亦不可廢宜仍其舊封令還哈密量給修城築室之費

犒賜三種番人及赤斤罕東小列禿乜克力諸部以獎前勞且責後效報可 先是倉場監督內官依成化末年例裁減及是帝復增用少監莫英等三人周經上疏力爭帝以已遣不聽 冬十月丙寅命工作不得役團營軍士 先是李廣勸帝建毓秀亭於萬歲山又詔修乾清宮西室役軍九千人計費百餘萬何孟春抗疏極諫不聽及毓秀亭成幼公主殤甲戌夜清寧宮災日者言廣建亭犯歲忌太皇太后移居仁壽宮恚曰今日李廣明日李廣果然禍及矣廣懼飲酖死劉健李東陽謝遷疏言古帝王未有不遇災而懼者向來奸邪熒惑聖聽賄賂公行賞罰失當災異之積正此之由今幸元惡殄喪聖心開悟而餘慝未除宿弊未革伏願奮發勵精進賢黜姦明示賞罰凡所當行斷在不疑毋更因循以貽後悔司設監爲廣請祭葬祠額健等力諫乃罷葬費祠額弗給 丁亥敕羣臣修省求直言罷明年上元燈火 御史胡獻言屠瀟爲吏部尙書王越李蕙爲都御史皆

交通李廣得之廣得售奸由陛下議政不任大臣而任廣輩也祖宗時恆御內閣商決章奏經筵日講悉陳時政得失又不時接見儒臣願陛下追復舊制京通二倉總督監督內臣每收米萬石勒白金十兩以歲運四百萬石計之人四千兩又各占斗級二三百人使納月錢夫監督倉儲自有戶部焉用中官願賜罷遣京操軍士自數千里至而總兵坐營等官各使分屬辦納月錢乞嚴革以蘇其困陛下遇災修省去春求言諫官及郎中王雲鳳主事胡燿皆有論奏留中不報雲鳳尋得罪如此則與不修省何異願斷自聖心凡利弊當興革者卽見施行東廠校尉本以緝奸邇者但爲內戚中官泄憤報怨如御史武衢忤壽寧侯張鶴齡及太監楊鵬主事毛廣忤太監韋泰皆爲校尉推求細事誣以罪名舉朝皆知其枉無敢言者臣亦知今日言之異日必爲所陷然臣弗懼也 檢討劉瑞請罷醮壇時召內閣講官延訪治道又言李廣門下內臣宜悉治罪前太監汪直先帝罪

人今來覲用當斥遠之副使楊茂元郎中王雲鳳以直言獲罪宜召復其官京師之萬春宮興濟真武廟壽寧侯第在外之興歧衡雍汝涇諸府土木繁興宜悉罷不急者都勻之捷鄧廷瓚冒其功賀蘭之征王越啓其釁請追正欺妄之罪報聞 給事中叢蘭言六事極論中官梁芳陳喜汪直韋興先以罪擯斥復竄緣還京其罪不可赦吏部遵詔書請擢用建言註誤諸臣而明旨不盡從非所以示信失儀被糾請免送詔獄畿內征徭繁重富民規免他戶代之宜釐正章下所司 帝疑李廣有異書使使卽其家索之得賂籍以進多文武大臣名饋黃白米各千百石帝驚曰廣食幾何乃受米如許左右曰隱語耳黃者金白者銀也帝怒下法司究治且命言官指名劾奏諸交結者走張鶴齡求解羅玘言大臣表正百僚今若此固宜置重典然天下及四裔皆仰望之一旦指名暴其惡啓遠人慢朝廷心言官未見籍記憑臆而論安辨玉石一經攻摘且玷終身臣請降敕密諭使

引疾退或斥以他事庶不爲朝廷羞而仕路亦清南京給事中楊廉御史洪遠等交章劾玘妄言亂聽且言尙書屠瀟白昂必不可不去帝竟從玘言十一月壬子免陝西織造羊絨閏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雍王祐檄乞衡州稅課司及衡陽縣河泊所周經言不可許帝納之命自今四方稅課王府不得請 胡獻之上書也張鶴齡及韋泰各疏辨會給事中胡易劾監庫中官賀彬貪黷八罪彬亦訐易帝遂下獻易錦衣衛獄南京守備魏國公徐備上書救不聽謫獻藍山縣丞久之釋易備欽之孫也 初大同總兵官神英副總兵趙昶等因馬市令家人以違禁綵繒易馬番人因闖入私易鐵器旣出塞復潛兵掠蔚州陷馬營轉剽中東二路英等擁兵不救巡撫劉燾鎮守中官孫振又不以實聞已而事發吳世忠往勘上疏備陳大同邊備廢弛士卒困苦之狀因極言英燾等貪利畏敵蕩無法度英落職燾振召還昶及游擊劉淮參將李璵等俱逮問 乙酉罷福建織造

綵布 言官劾李廣黨皆及王越越聞憂恨十二月卒於甘州贈太傅謚襄敏越姿表奇偉久歷邊陲知敵情僞將士勇怯出奇制勝動有成算獎拔士類籠罩豪俊其膽智過絕於人睦族敦舊振窮卹貧如恐不及越在時人多咎其貪功及其死而將餒卒惰冒功糜饜滋甚邊臣竟未有如越者 庚子禁中外奢靡踰制 巡撫順天都御史洪鍾建議增築塞垣自山海關西北至密雲古北口黃花鎮直抵居庸延亘千餘里繕復城堡二百七十所悉城緣邊諸縣因奏減防秋兵六千人歲省輓輸犒賚費數萬計鍾又以所部潮河川去京師二百里居兩山間廣百餘丈水漲成巨浸水退則坦然平陸寇得長驅直入上言關以東三里許其山外高內庫約餘二丈可鑿爲兩渠分殺水勢而於口外斜築石堰以束水置關堰內守以百人使寇不得馳突可免京師北顧憂且得屯種河濡地馬文升等覆奏行之 壬子以清寧宮災詔赦天下 虜寇遼東都指揮劉剛戰死 免山

西陝西南畿廣東廣西被災稅糧 中官織造者請增給兩浙鹽課
二萬引周經等言鹽筴佐邊不宜濫給且祖宗朝織染諸局供御有
常數若曰取用有加則江南兩浙已例外增造若曰工匠不足則仰
食公家不下千餘人所爲何事是知供用未必缺而徒導陛下以勞
民傷財之事也帝不從經恐歲以爲常再疏請斷其後乃命歲予五
千引

十二年春正月辛未大祀天地於南郊免慶成宴 先是南北言官
指陳時政頗有所論劾一切皆不問國子監生江瑢劾劉健李東陽
杜抑言路帝慰留健東陽而下瑢於獄健東陽力救得釋 二月壬
辰免山東被災夏稅 戊申嚴左道惑衆之禁 李東陽與典誥敕
侍郎程敏政主會試舉人徐經唐寅預作文與試題合給事中華景
劾敏政鸞題詔展放榜期敏政毋再閱卷其所錄者東陽及同考官
覆校經寅卷皆不在選中東陽以聞言者猶不已林廷玉攻敏政可

疑者六事景經寅及敏政先後下獄坐經嘗贄見敏政賄其家僮得
試題寅嘗從敏政乞文並黜爲吏敏政勒致仕景言事不實調南京
太僕寺主簿廷玉謫海州判官敏政出獄憤恚發癰卒或言傅瀚欲
奪敏政位令景奏之事祕莫能明也初景等下法司白昂閔珪據舊
章令六科共鞫東廠言給事中胡易等皆景同僚不當與訊得旨下
錦衣衛獄比景獄成胡易等猶被繫大臣以爲言始令復職寅江南
才子舉鄉試第一旣黜歸益放浪寧王宸濠厚幣聘之寅察其有異
志陽狂使酒露其醜穢宸濠不能堪放還年五十四而卒 初王驥
平麓川與之約誓非總兵官符檄不得渡金沙江及張誥等討孟密
調孟養思陸兵戮力思陸遂遣大陶孟倫索帥蠻兵象馬過江已襲
據騰衝之蠻莫又合木邦兵攻孟密鎮守金騰太監吉慶貪暴爲請
朝貢三月雲南巡按御史謝朝宣言蠻莫乃水陸會通之地蠻方器
用咸自此出江西雲南大理逋逃之民多赴之宜裁金騰添設太監

嚴鎮夷關守備驅思陸令歸江外移騰衝司於蠻莫并木邦孟密不得窺伺乃爲萬全之策詔下鎮巡官議之夏四月癸巳敕宣大延綏備邊田州土知府岑溥爲子獠所弑獠亦自殺次子猛方四歲溥母岑氏及頭目黃驥護之赴制府告襲歸至南寧頭目李蠻來迎驥慮蠻奪己權殺其使蠻帥兵至舊田州驥懼誣蠻將爲變乃調思恩岑濬以兵納猛濬受驥賄納其女挾猛約分其六甲地北至田州蠻拒不納驥以猛奔思恩幽之鄧廷瓚檄副總兵歐磐攝濬久乃出猛置於會城得奏命猛襲知府驥濬要泗城岑接東蘭韋祖鉉各起兵攻蠻接祖鉉入田州殺掠八百餘人驅之溺水死者無算濬攻舊田州據之殺掠五千餘人蠻逃去磐及參政武清詣田州勘治督兵送猛還府前禮部主事楊循吉應詔馳疏請復建文帝尊號下禮部議格不行免湖廣江西被災稅糧五月戊寅免南畿被災秋糧六月甲辰闕里先聖廟災衍聖公孔以和方在朝故衍聖公以

敬帥子弟奔救素服哭廟蔬食百日以和還亦齋哭如居喪詔遣侍
讀學士李傑慰祭 秋八月免河南南畿被災夏稅 遼東總兵官
李景與巡撫都御史張玉鎮守中官任良掩殺三衛冒功三衛訴於
朝命副都御史顧佐往勘 國子監缺祭酒部議起謝鐸帝素重鐸
擢禮部右侍郎管祭酒事鐸屢辭不許 初普安州土判官隆暢妻
死娶霑益州土知州安民女米魯爲後妻已而出之暢老子禮襲與
暢不相能米魯居父家與營長阿保通因令阿保諷禮迎己禮遂與
阿保同烝米魯暢聞怒立殺禮燬阿保寨阿保挾米魯與其子阿鮓
等攻暢暢走雲南貴州總兵官東寧伯焦俊巡撫都御史錢鉞和解
之米魯於道中毒暢死九月壬午與阿保據寨反暢妾適烏與二子
別居安南築寨圍之又別築三寨於普安令阿鮓等防守各所居寨
曰承天自號無敵天王出入建黃纛官兵不能制俊禮之孫也 致
仕大學士徐溥卒贈太師諡文靖溥凝重有度在內閣十二年從容

輔導人有過輒爲掩覆曰天生才甚難不忍以微瑕棄也屢遇大獄及逮繫言官委曲調劑帝仁厚多納溥等所言天下陰受其福石城王宸浮與母弟宸浦庶兄弟宸澗宸澧互訐奏得其淫縱殺人事宸浮宸浦並革爲庶人宸澧宸澗奪祿甲申重建清寧宮成太皇太后命灌頂國師設壇慶讚劉健等諫不聽冬十一月太皇太后還居清寧宮帝孝事兩宮太后甚謹而兩宮皆好佛老嘗遣中官齎真武像建醮武當山使使詣泰山進神袍或白晝散燈市上劉健等皆力諫帝重違兩宮意不聽長寧伯或有賜田侵及官地有司請釐正之帝不許太皇太后曰奈何以我故亂皇帝法使歸地於官岑濬之攻田州也以間劫龍州奪其印納故知府趙源妻岑氏又匿黃驥於家濬嘗築石城於丹良莊屯兵千餘人截江道以括商利帥府令毀之不聽歐磐自田州還乘便毀其城濬帥兵來拒殺官軍二十餘人官軍敗之俘其目兵九人卒夷其城鎮巡官檄濬受撫并令反

侵地罪首惡納龍州印并官私財物不聽於是鄧廷瓚言濬罪惡宜
調官土兵分哨逐捕按問其田州岑猛亦宜乘此區畫降府爲州毋
基異日尾大之患從之 給事中張時行陳初政漸不克終八事初
汰傳奉官殆盡近匠官張廣寧等一傳至百二十餘人少卿李綸指
揮張玘等再傳至百八十餘人異初政者一初追戮繼曉逐番僧佛
子近齋醮不息異初政者二初去萬安李裕輩朝彈夕斥近被劾數
十疏如尙書徐瓊者猶居位異初政者三初聖諭有大政召大臣面
議近上下否隔異初政者四初撤增設內官近已還者復去已革者
復增異初政者五初慎重詔旨左右不敢妄干近陳情乞恩率兪允
異初政者六初令兵部由舊章有妄乞陞武職者奏治近乞陞無違
拒異初政者七初節光祿供億近冗食日繁移太倉銀賒市廛物異
初政者八帝下所司 十二月建陽縣書坊火

明紀卷第二十三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孝宗紀三

起弘治十三年庚申訖弘治十八年乙丑凡六年

十三年春正月給事中許天錫言去歲闕里孔廟災今茲建安又火

古今書版蕩爲灰燼闕里道所從出書林文章所萃聚也春秋書宣

榭火說者曰榭所以藏樂器也天意若曰不能行正令何以禮樂爲

禮樂不行天故火其藏以戒也頃師儒失職正教不修上之所尙者

浮華下之所習者枝葉災變之作似欲一掃積習宜因此遣官臨視

刊定經史有益之書其餘晚宋陳言如論範論學策略策海文衡文

髓主意講章之類悉行禁刻其於培養人才實非淺鮮所司議從其

言就令提學官校勘報可二月戊子免山西被災稅糧刑官上

言洪武未定大明律後又申明大誥有罪減等累朝遵用其法外遺

姦列聖因時推廣於是乎有例例以輔律非以破律也乃中外巧法
吏或借便己私律浸格不用宜及時詳定庚寅白昂等會九卿議增
歷年問刑條例經久可行者二百九十七條帝摘其中六事令再議
九卿執奏乃不果改自是律例並行網亦少密 初帝以肅寧諸縣
地四百餘頃賜張鶴齡其家人因侵民地三倍且毆民至死下巡撫
都御史高銓勘報銓言可耕者無幾請仍賦民不許王府勦戚莊田
例畝徵銀三分鶴齡奏加徵二分且概加之沙灘地周經抗章執奏
命戶部侍郎許進太監朱秀覆勘經言地已再勘今復遣使徒滋煩
擾昔太祖以劉基故減青田賦畝徵米五合欲使基鄉里子孫世世
頌基今興濟篤生皇后正宜卹民減賦俾世世戴德何乃使小民銜
怨無已也頃之進等還言此地乃憲廟皇親柏權及民恆產不可奪
帝竟予鶴齡如其請加稅而命償權直除民租額經等復諫曰東宮
親王莊田徵稅自有例鶴齡不宜獨優權先帝妃家亦戚畹也各雖

償直實乃奪之天下將謂陛下惟厚椒房親不念先朝外戚帝終不納 乙未嚴旌舉連坐之法 獐賊劫平樂府魏橋殺推官吳景暉

夏四月勒任良回京李杲張玉致仕 甲午彗星見 火篩自大

青山數道入威遠衛游擊將軍王杲登城望之見敵止二十餘曰失此不擊令他人分吾功都指揮鄧洪固止之不聽敵誘杲入伏中騎七千餘噪而出橫突官軍陳離爲五亡軍士千餘裨將死者五十二人參將秦恭副總兵馬昇列營甚近逗遛不敢進杲遂大敗乙巳陳銳爲靖虜將軍充總兵官太監金輔監軍許進提督軍務禦之杲等皆論死巡撫都御史洪漢總兵官王璽奪官謫戍有差 五月甲寅

朔日有食之 京師戒嚴兵部請甄別京營諸將丙辰召劉健等至平臺面議去留乃去遂安伯陳韶等三人而召顧溥督團營時帝視朝頗晏健等以爲言帝頷之韶墳之弟也 火篩復以五萬餘騎入

大同左衛陳銳無將略與副總兵劉寧不協止諸將毋戰敵大掠八

日癸亥游擊將軍張俊遣兵三百邀其前復分兵二百爲策應而親禦之荆東莊依河結營力戰敵始卻帝聞大喜立擢俊都督僉事代王璽爲總兵官 吳世忠言國初設七十二衛軍士不下百萬近軍政日壞精卒不能得一二萬人此兵足憂也太倉之儲本以備軍近支費日廣移用日多倘興師十萬犒賜無所取給此食足憂也正統己巳之變尙有石亨楊洪邇所用李杲阮興趙景劉淮之屬先後皆敗今王璽馬昇又以失事告此將帥足憂也國家多事大臣有以鎮之邇者忠正多斥貪庸獲存旣鮮匡濟之才又昧去就之節安能懾強敵壯國勢乎此任人足憂也政多舛乖民日怨咨京軍敝力役京民苦催科畿甸覬恩尤切顧使不樂其生至此臨難誰與死守此民心足憂也天變屢徵火患頻發雲南地震壓萬餘家大同馬災踣二千匹此天意足憂也願順好惡以收人心肅念慮以回天意遣文武重臣經略宣大以飭邊防策免諸臣不肖者而起素有才望如何喬

新劉大夏倪岳戴珊張敷華林俊諸人以任國事則賊將望風遠遁而邊境可無憂矣帝以多言詆毀切責之 工部尚書徐貫刑部尚書白昂戶部尚書周經禮部尚書徐瓊吏部尚書屠瀟並致仕編修吳一鵬上疏請留經不聽廷推馬文升代瀟御史魏英等言兵部非文升不可帝亦以爲然六月召倪岳爲吏部尚書而加文升少傅甲申免江西被災秋糧停山陝采辦物料 給事中御史劾陳銳金輔玩寇庚子召還朱暉及太監扶安往代益兵禦寇 侍郎史琳爲右都御史經略紫荆關 秋七月起劉大夏右都御史總制兩廣軍務敕使及門攜二童行廣人故思大夏鼓舞稱慶 己巳京師地震

鄂縣民得玉璽陝西巡撫都御史熊翀獻之朝禮部尚書傅瀚等言秦璽完毀具載簡冊今所進璽形色篆紐皆不類蓋後人做爲之且太祖製六璽列聖相承百三十餘載天休滋至受命之符不在秦璽請姑藏內府帝是其言薄賞得璽者 初周世子安瀆與弟平樂

王安泛義寧王安洙爭漁利置囹圄刑具集無賴爲私人其父惠王同鑣戒之不從惠王薨羣小交構安瀆奏安泛壞社稷壇營私第安泛亦誣奏安瀆諸陰事頃之安瀆卒子睦樞幼安泛侵世子妃安洙亦訐妃出不正其子不可嗣命太監魏忠刑部侍郎何鑑按治安泛懼益誣世子毒殺惠王世子妃淫亂鑑等奏其妄八月廢安泛爲庶人幽鳳陽安洙亦革爵 辛卯振江西水災 九月復置陝西靈州於河口靈州所城直隸布政司 行人王雄上疏極言朱暉不足任且請罷中官監督以重將權中官謂雄阻軍下錦衣衛獄謫浪穹縣丞 冬十月戊申兩京及鳳陽府地震 小王子諸部寇大同 十二月辛丑火篩寇大同南掠百餘里張俊不能禦命戴罪尋移俊鎮宣府 馬文升以鑲鑕不足請加南方兩稅折銀謝遷曰先朝以南方賦重故折銀以寬之若復議加恐民不堪命且足國在節用用度無節雖加賦奚益倪岳亦爭之議遂寢 小王子部入居河套犯延

綏神木堡鎮巡官俱得罪

十四年春正月庚戌朔陝西延安慶陽二府同華諸州咸陽長安諸縣潼關諸衛地震連日有聲如雷河南陝州永寧盧氏二縣平陽府安邑滎河二縣俱震有聲蒲州連震至九日朝邑縣至十七日城垣民舍多摧壓死人畜甚衆縣東地坼水溢成河 吏部侍郎王鏊言昨火篩入寇大同陛下宵旰不寧而緣邊諸將皆嬰城守無一人敢當其鋒者此臣所不解也臣竊謂今日火篩小王子不足畏而嬖倖亂政功罪不明委任不專法令不行邊圉空虛深可畏也比年邊將失律往往令戴罪殺賊副總兵姚信擁兵不進亦得逃罪此人心所以日懈士氣所以不振也望陛下大奮乾綱時召大臣咨詢邊將勇怯有罪必罰有功必賞專主將之權起致仕尙書秦鉉爲總制節制諸邊提督右都御史史琳坐鎮京營遙爲聲援厚卹沿邊死事之家召募邊方驍勇之士用間以攜其部曲分兵掩擊出奇制勝寇必不

敢長驅深入從之 馬文升言陝西地震此外寇侵凌之兆今火篩方跳梁而海內民困財竭將懦兵弱宜行仁政以養民講武備以固圉節財用停齋醮止傳奉冗員禁奏乞閒地日視二朝以勤庶政撤陝西織造內臣振卹被災者家帝納其言內臣立召還 南京右僉都御史林俊上疏述古宮闈外戚內侍柄臣之禍乞罷齋醮減織造清占役汰冗員止工作省供應節賞賜戒逸欲遠佞幸親賢人又請豫教皇儲因薦侍郎謝鐸少卿儲懽楊廉致仕副使曹時中處士劉閔堪輔導報聞 二月己亥罷陝西織造中官 初御史何舜賓謫戍廣西慶遠衛遇赦還所居蕭山好持吏短長蕭山知縣鄒魯者亦以御史謫官貪暴狡悍舜賓求其陰事訐之兩人互相猜邑有富人奏舜賓以戍卒潛逃擅自冠帶章下所司覈治魯隱其文牒捕舜賓徑解慶遠又令爪牙吏屏其衣服至餘干昌國寺夜以溼衣閉其口壓殺之復捕其妻子舜賓妻朱氏子競逃之常熟已而魯遷山西僉

事將行競乃潛歸與族人謀合親黨數十人各持械伏道旁伺魯過奮擊之矐兩目鬚髮盡拔競欲殺魯衆勸止乃與魯連鎖赴按察司而預令族父澤走闕下訴寃詔遣刑部郎中李時等雜治擬魯故屏人衣食至死競部民毆知縣篤疾律俱絞朱氏復搗登聞鼓訴寃乃命大理寺正曹廉會巡按御史陳銓覆治衆辭伏改擬魯造意謀殺人斬競毆傷五品以上官徒三年法司改議競聚衆持凶器傷人遣戍魯如廉等議從之競後遇赦得歸又九年卒自喪父衰服終其身

南京鴻臚寺卿陳壽爲僉都御史巡撫延綏蒐軍實廣間諜分布士馬爲十道使互相應援軍聲始振夏四月火篩連小王子諸部大入延綏寧夏先以百餘騎來誘諸將請擊之壽不可自出帳擁數十騎據胡牀指揮飲食寇望見疑之引去諸道襲擊斬獲甚多 史琳請濟師庚辰工部侍郎李鏊督延綏邊饜戍子朱暉佩大將軍印統都督李俊李澄楊玉馬儀劉寧五將往而以太監苗達監其軍與琳

分道進師延綏 謝鐸言考官皆御史方面所辟召職分既卑聽其

指使以外簾官預定去取名爲防閑實則關節乞敕兩京大臣各舉
部屬等官素有文望者每省差二員主考庶前弊可革時未能從

內使劉雄怒儀真知縣徐淮廚傳不飭愬之南京守備中官以聞逮
淮繫詔獄許天錫及御史馮允中論救卒調淮邊縣 戊戌免陝西

山西物料 五月庚戌振大同被兵軍民免稅糧 辛酉免陝西被

災稅糧 戊辰重建闕里先師廟 命各布政使上地里圖 思陸

與思揲搆怨不已巡撫雲南都御史陳金奉詔發緬甸干崖隴川南
甸諸部兵聚糧十二萬爲征討計而遣副使曹玉參議郭緒往撫之

參將盧和先統軍距所據地二程而舍遣官往諭皆留不報和懼還
軍至干崖遇玉戒勿進玉從之緒不可單騎從數人行旬日至南甸

峻險不可騎斬棘徒步引繩以登又旬日至一大澤土官以象輿來
緒乘之行毒霧中又旬日至孟賴去金沙江僅二舍手自爲檄諭以

朝廷招徠意譬曉禍福甚備思陸得檄聞使者纔數人與其下相顧
驚愕乃遣會長來聽令且致饋緒卻之出敕諭宣示思陸繼至緒先
敘其勞次白其冤狀然後責其叛諸會咸俯伏呼萬歲乃盡出所留
使人還所據蠻莫等地十三處撤象馬蠻兵渡金沙江而歸 章懋
家居二十餘年中外交薦以親老堅不起帝登用羣賢衆議兩京國
子監當用名儒乃起謝鐸爲祭酒六月南京祭酒缺以懋補之懋方
遭父憂不就 秋七月丁未朔泰寧衛賊犯遼東掠長勝諸屯堡部
議令守臣遺書稱朝廷寬大不究已往若還所掠則予重賞屈伸等
言在我示怯弱之形在彼無創艾之意非王者威攘之道犯邊不以
爲罪歸俘反以爲功誨以爲盜之利啓無賴心又非王者懷柔之道
帝悟書不果遣時遼東屢失事巡撫都御史陳瑤等以捷聞伸及御
史耿明等交章劾其欺罔乃遣使按治 初潮河川興工鑿山山石
崩壓死者數百人御史弋福給事中馬子聰等劾洪鍾巡撫張烜等

請罷役不聽及是工成侍郎張達偕司禮中官往視還言石洞僅洩小水地近邊垣多沙石不利耕種屈伸等劾鍾欺妄三罪諸給事中御史及兵部皆請逮鍾帝以鍾爲國繕邊不當罪停俸三月 焦俊錢鉞發十衛及諸土兵萬三千人分道討米魯責安民殺賊自贖民乃攻斬阿保父子於查刺塞米魯亡走俊等責民獻米魯民陰資米魯兵五百襲殺適烏及其二子據別寨殺掠又自請襲爲女土官貴州副使劉福陰索賂於米魯故緩師賊益熾會俊卒鉞及總兵官曹凱鎮守中官楊友再發兵進討大敗於阿馬坡都指揮吳遠被擄普安幾陷癸亥命南京戶部尙書王軾兼左副都御史提督軍務往討 朱暉等至寧夏寇已飽掠去苗達見陳壽奏捷豔之欲乘勝擣巢戰馬三萬匹日費芻菽不訾壽請出牧近塞就水草衆有難色壽跨馬先行衆皆從之省費數十萬達檄大同宣府卒爲探騎張俊持不遣達遂劾俊部議俊所守當帝宥俊而命發卒如達言丁卯暉達史

琳以五路之師夜襲小王子於河套寇已徙帳暉等斬首三級獲馬
駝牛羊千五百而還 庚午分遣給事中御史清理屯田 小王子
以十萬騎分道而入閏月乙酉都指揮王泰禦之於鹽池敗死 南
京吏部尙書林瀚言在外司府以下官俱三年一考察兩京及在外
武職官亦五年一考選惟兩京五品以下官十年始一考察法太闊
略章下所司 初宣府參將王傑有罪巡撫都御史雍泰劾之下泰
勘問泰又請按千戶八人帝以泰屢抑武臣方詔都察院行勘而參
將李稽坐事畏泰重劾乞受杖泰取大杖決之稽乃奏泰凌虐帝遣
給事中徐仁偕錦衣千戶往按傑復使人走登聞鼓下訟泰妄逮將
校至八十六人并及其壻納賂事法司覈上禡爲民 戊戌振兩畿
江西山東河南水災 八月己酉免河南被災稅糧 火篩諸部犯
固原大掠韋州環縣萌城靈州副將魯麟不能擊遣都指揮楊琳邀
之孔壩溝琳大敗麟不救敵遂轉掠平涼慶陽戕殺慘酷關中震動

己巳減光祿寺供應如元年制 火篩諸部犯寧夏東路是時兩鎮將嬰城不敢戰朱暉等亦畏怯不急赴比至斬首十二級還所掠生口四千遂以捷聞 九月丙子朔日有食之 丁亥大理寺丞劉憲太僕寺少卿王質分道募兵於延綏寧夏甘肅涼州 言者謂秦紘有威名雖老可用甲辰詔起紘戶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制三邊軍務召史琳還紘馳至固原按行敗所躬祭陳亡將士掩其骼奏錄死事指揮朱鼎等五人卹軍士戰沒者家劾治敗將楊琳等四人罪更易守將練壯士興屯田申明號令軍聲大振 帝以軍興缺饟屢下廷議劉健等言天下之財其生有限今光祿歲供增數十倍諸方織作務爲新巧齋醮日費鉅萬太倉所儲不足饟戰士而內府取入動四五十萬宗藩貴戚之求土田奪鹽利者亦數千萬計土木日興科斂不已傳奉冗官之俸薪內府工匠之餼廩歲增月積無有窮期財安得不匱今陝西遼東邊患方殷湖廣貴州軍旅繼動不知何

以應之望陛下絕無益之費躬行節儉爲中外倡而令羣臣得畢獻其誠講求革弊之策天下幸甚 冬十月甲寅吏部尙書倪岳卒年五十八贈少保諡文毅岳爲吏部年餘嚴絕請託不徇名譽尤善斷大事每盈廷聚議決以片言前後陳請百餘事軍國弊政剔抉無遺疏出人多傳錄之 楊友等遣人招米魯米魯揚言欲降益擁衆攻圍普安安南衛城斷盤江道勢愈熾遂乘閒劫執友右布政使閻鉦按察使劉福都指揮李宗武郭仁史韜李雄吳達等死焉 岐王祐榆薨無子封除 延綏之役師行紆迴無紀律邊民死者徧野諸郡困轉輸廷臣連章劾苗達朱暉史琳罪帝不問十一月達等上擣巢有功將士萬餘人劉健及吏部尙書馬文升持之帝先入達等言竟錄二百十人署職一級餘皆被賚 癸巳刑部侍郎何鑑大理寺丞吳一貫振卹南畿山東南饑民 十二月戊辰遼東大饑振之 巡按浙江御史陳銓言致仕南京工部尙書胡拱辰退休十餘年生

平清操如一日乞加禮異以勵臣節詔有司月給廩二石歲隸四人
寇出河套 免湖廣江西山西山東陝西河南畿內被災稅糧

十五年春正月丙子朱暉帥師還帝猶遣中官齎羊酒迎勞屈伸等
極論曰暉等西討無功班師命甫下將士已入國門不知奉何詔書
且此一役也糜京帑及邊儲共一百六十餘萬兩而首功止三級是
以五十餘萬金易一無名之首也乃所有功將士至萬餘人假使
馘一渠魁如火篩或斬級至千百將竭天下財不足供費而報功者
不知幾萬萬也朱暉苗達及都御史史琳監軍御史王用宜悉置重
典帝不聽以暉總督團營領三千營右府如故 二月癸丑免河南
被災稅糧 三月癸未罷饒州督造瓷器中官 夏四月壬寅朔卹
京城貧民 復設南京國子監司業以羅欽順爲之虛祭酒位以待
章懋 小王子入遼東清河堡至密雲五月西掠偏頭關 初寇未
入河套平涼固原皆內地無患自亭來住牧後固原當兵衝爲平慶

臨鞏門戶而城隘民貧兵力單弱商販不至秦紘乃拓治城郭招徠商賈建改爲州身留節制之奏言固原主客兵止萬八千人散守城堡二十四勢分力弱宜益兵舊臨鞏秦州諸軍歲赴甘涼備禦及他方有警又調兵甘涼或發京軍征討夫京師天下本邊將手握重兵而一遇有事輒請京軍非強幹弱枝之道請自今京兵毋輕發臨鞏甘涼諸軍亦宜各還本鎮但選知兵宿將一二人各守其地人以戍爲家軍以將爲命自樂趨役而有戰心計之得者也紘以意作戰車名全勝車詔頒其式於諸邊 劉健請蚤朝辰未二時奏事從之

吳世忠請大同增置臺堡以閒田給軍耕墾不徵其稅下所司議行 庚子免湖廣被災稅糧 馬文升改吏部帝召劉大夏爲兵部尙

書大夏屢辭六月始拜命既召見帝曰朕數用卿數引疾何也大夏頓首言臣老且病竊見天下民窮財盡脫有不虞責在兵部自度力不辦故辭耳帝默然 詔劉健等擬釋迦啞塔像讚健等辭許之

鎮遠侯顧溥卒諡襄恪溥清慎守法卒之日囊無餘貲張懋出布帛以斂 升陝西開城縣爲固原州 給事中吳仕偉言誠意伯乃功臣其子孫不當爲博士秋七月己卯以劉瑜爲處州衛指揮使世襲祿之孫也 王軾至貴州以便宜調廣西湖廣雲南四川官軍土兵八萬人合貴州兵分八道進使致仕都督王通將一軍參將趙晟破六墜砦賊遁過盤江都指揮張泰等渡江追擊指揮劉懷等進解安南衛圍通及曹愷都指揮李政亦各破賊砦賊還攻平夷衛及大河扼勒諸堡陳金以雲南兵連破之賊遁歸馬尾籠寨官軍聚攻益急土官鳳英等格殺米魯餘黨遂平凡用兵五月破賊砦千餘斬首四千八百有奇俘獲一千二百己丑捷聞帝大喜嘉勞召軾還 辛卯命各邊衛設養濟院漏澤園 八月遼東巡撫韓重効鎮守中官廖玘給事中鄒文盛郎中楊茂仁勘實其罪謫長陵司香朵顏三衛屢擾邊文盛還奏制馭六策劉大夏深善之下之邊吏茂仁茂元之弟

也 庚戌以南京鳳陽霖雨大風江盜爲災遣使祭告敕兩京羣臣
修省 劉健陳勤朝講節財用罷齋醮公賞罰數事馬文升請帝減
膳撤樂修德省愆御筵絕遊宴停不急務止額外織造振饑民捕
盜賊帝皆褻納劉大夏請凡事非祖宗舊而害軍民者悉條上釐革
不果行 御史車梁條列時政中言東廠錦衣衛所獲盜先嚴刑具
成案然後送法司法司不敢平反請自今徑送法司毋先刑訊章下
未報主東廠者言梁從父郎中寔先以罪爲東廠所發挾私妄言遂
下錦衣衛獄給事中御史交章論救得釋 致仕尙書項忠卒家居
二十六年年八十二贈太子太保諡襄毅忠倜儻多大略練戎務疆
直不阿敏於政事故所在著稱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光祿寺
卿王珩列上內外官役酒飯及所畜禽獸料食之數戊子命乾明門
虎南海子猫西華門鷹犬御馬監山猴西安門大鴿等放減有差存
者減其食料 火篩諸部復以五千騎犯遼東長安堡副總兵劉祥

禦之斬首五十一級敵乃退 冬十月癸卯太監李興請辦明年元
夕煙火有詔減省工部尚書曾鑑請盡罷之從之 戶部尚書侶鍾
上天下會計之數言常入之賦以蠲免漸減常出之資以請乞漸增
入不足當出正統以前軍國費省小民輸正賦而已自景泰至今用
度日廣額外科率河南山東邊饜浙江雲南廣東雜辦皆昔所無民
已重困無可復增往時四方豐登邊境無調發州縣無流移今太倉
無儲內帑殫絀而冗食冗費日加於前願陛下惕然省憂力加損節
且敕廷臣共求所以足用之術帝命下羣臣議 十一月壬申瓊州
黎賊符南蛇作亂 甲午罷廣東采珠 十二月己酉大明會典成
辛亥帝有疾不視朝 初太祖以西番饒馬而仰給中國茶飲以
去疾著令以蜀茶易馬資軍中用久而寢弛奸人多挾私茶闌出爲
利番馬不時至帝用劉大夏薦擢南京太常寺卿楊一清爲副都御
史往陝西督理之 致仕尚書何喬新卒 免南畿被災秋糧

十六年春正月癸酉遣官代享太廟 思陸遣陶孟招剛等入貢雲南鎮巡官言蠻莫等地今始平定既不可復與木邦孟密又不可割昇隴川干崖南甸宜暫於騰衝歲檄官軍四百分番守之思陸前有助平思撲功今悔禍納款請賜以名目冠帶部議蠻莫等處本木邦分地宜仍還之思陸名目冠帶不宜輕畀時思陸覬得宣慰司印部執不予於是仍數出兵與木邦孟密仇殺無寧歲 二月辛丑帝視朝 戊申大祀天地於南郊賜劉健李東陽謝遷蟒衣閣臣賜蟒自健等始 秦紘見固原迤北延袤千里閒田數十萬頃曠野近邊無城堡可依議於花馬池迤西至小鹽池二百里每一十里築一堡堡周四十八丈役軍五百人固原迤北諸處亦各築屯堡募人屯種每頃歲賦米五石可得五十萬石規畫已定而寧夏巡撫劉憲爲梗紘乃奏曰竊見三邊情形延綏甘涼地雖廣而士馬精強寧夏怯弱矣然河山險阻惟花馬池至固原軍旣怯弱又墩臺疏遠敵騎得長驅

深入故當增築墩堡章州豫望城諸處亦然今固原迤南修築將畢
惟花馬池迤北二百里當築十堡而憲危言阻衆且廢垂成之功乞
令憲制三邊而改臣撫寧夏俾得終邊防於事爲便帝下詔責憲憲
引罪卒行紘策築諸邊城堡一萬四千餘所垣塹六千四百餘里固
原屹爲重鎮 江西民王武爲盜巡撫都御史韓邦問不能靖命林
俊巡視俊身入武巢武請自効悉禽賊黨詔以俊代邦問俊力辭不
允乃更定要約庶務一新 僉都御史張鼎巡撫遼東時軍政久弛
又許餘丁納貲助驛遞給冠帶復其身邊人競援例避役鼎言不可
因條上定馬制核屯糧清隱占稽客戶減軍伴數事悉允行尋劾分
守中官劉恭貪虐罪三月請築邊牆自山海關迄開原隸陽堡凡千
餘里 夏四月辛亥敕宣大嚴邊備 章懋服闋復固辭不允始泣
任六館士人人自以爲得師監生尤樾母病例不得歸省晝夜泣懋
遣之歸曰吾寧以違制獲罪 夏五月衍聖公孔以和卒以敬子聞

韶襲以和生七月而孤奉母孝與以敬友愛無閒言 初雲南景東
衛言雲霧黑暗晝夜不別者凡七日宜良地震如雷曲靖大火數發
貴州亦多災異陳金等先後以聞戊子敕羣臣修省南京刑部侍郎
樊瑩巡視察官吏問民疾苦 詔劉健等編通鑑纂要 帝納諸大
臣言召還織造中官六月中官鄧瑢以請帝又許之曾鑑等極言乃
命減三之一 符南蛇衆至數萬總兵討之不下總督兩廣都御史
潘蕃令副使胡富調狼土兵繼進戶部主事馮容言黎人之亂乃知
府張桓余濬貪殘苛斂所致請購已革土官子孫俾召集舊卒以夷
攻夷有功則復舊職不數月可奏績劉大夏奏行其策秋七月南蛇
圍儋州富與參議劉信往覘賊突至信被殺富手斬劇賊一人賊乃
退富還益兵討平之 申王祐楷未就藩薨無子封除 升江西寧
縣爲州 初廷臣議侶鍾疏條上罷傳奉冗官汰內府濫收軍匠清
騰驤四衛勇士停寺觀齋醮省內侍畫工番僧供應禁王府及織造

濫乞鹽引令有司徵莊田租凡十二事多權倖所不便者疏留數月
不下鍾復以爲請乃報可而事關權倖者終格不行 九月丁丑振
兩畿浙江山東河南湖廣被災軍民時南畿米價翔踴參贊尙書韓
文請預發軍饟三月戶部難之文曰救荒如救焚有罪吾自當之乃
發廩十萬六石米價爲平 進建昌伯張延齡爲侯 冬十一月甲
戌曾鑑言諸省方用兵且水旱多盜賊乞罷諸營造器物及明年上
元煙火龍虎山上清宮工作從之 免南畿被災秋糧 十二月丙
午免淮揚浙江物料 宣府妖人李道明聚衆燒香千戶黃珍言其
將引北寇攻宣府巡撫都御史劉聰信之株連數十家及逮訊無驗
刑部尙書閔珪奏止坐道明一人誅之餘悉得釋珍抵罪聰亦下獄
貶官 山東巡撫都御史徐源請毀濟寧埒城石堰而築埒城迤西
春城口子決岸疏洸口至濟寧壅塞帝命李鏊往勘言埒城石堰一
可遏淤沙不爲南旺河之害一可殺水勢不慮戴村壩之衝不宜毀

近堰積沙宜濬其洗口不可疏宜疏柳泉至濟寧汶泗諸水會流處
二十餘里春城口外障汶水內防民田堤卑岸薄宜與戴村壩修築
從之

十七年春正月辛未南京工部侍郎高銓振應天饑 御史陳茂烈
以母老乞終養許之 壬午嚴誣告之禁 初江西王府徵歲祿率
倍取於民以林俊言大減省寧王宸濠貪暴俊屢裁抑之王請易琉
璃瓦費二萬俊言宜如舊毋涉叔段京鄙之求吳王几杖之賜宸濠
怒伺俊過無所得會俊以聖節按部遂劾奏之停俸三月尋以母憂
歸 初廣東歸善縣開鐵冶有司課外索賂唐大鬻古三仔等因作
亂二月潘蕃調兵討平之 楊一清言我朝以陝右宜牧設苑監跨
二千餘里今諸監皆廢牧地止數百里然以供西邊尙無不足開城
安定水泉便利宜爲上苑牧萬馬廣寧萬安爲中苑黑水草場逼窄
清平地狹土瘠爲下苑萬安可五千廣寧四千清平二千黑水千五

百足供三邊用惟宜多蓄種馬增滿萬匹請支太僕馬價銀買補又
養馬恩隊軍不足請編流亡民及問遣回籍者及發邊衛充軍者增
爲三千人又請相地勢築城通商種植榆柳春夏放牧秋冬還廩馬
旣得安敵來亦可收保帝皆從之 甲寅減供用物料 己未嚴讖
緯妖書之禁 庚申免浙江被災稅糧 劉大夏又申前請帝命事
當興革者所司具實以聞乃會廷臣條上十六事皆權倖所不便者
相與力尼之帝不能決下再議大夏等言事屬外廷悉蒙允行稍涉
權貴復令察覈臣等至愚莫知所以久之乃得旨傳奉官疏名以請
幼匠廚役減月米三斗增設中官司禮監覈奏四衛勇士御馬監具
疏以聞餘悉如議制下舉朝歡悅 詔建延壽塔朝陽門外除道士
杜永祺等五人爲真人劉健等力諫得寢 三月壬戌太皇太后周
氏崩 樊瑩至雲南劾鎮巡官罪黜文武不職者千七百人廉知景
東之變乃指揮吳勇侵官帑圖脫罪因雲霧晦冥張其事劾罪之而

還小王子上書請貢許之竟不至帝御便殿出裕陵圖示劉健等曰陵有二隧若者窒若者可通往來皆內臣所爲此未合禮昨見成化間彭時姚夔等章奏先朝大臣爲國如此先帝亦不得已耳欽天監言通隧上千先帝陵堂恐動地脈朕已面折之窒則天地閉塞通則風氣流行因問祔廟禮健等言祔二后自唐始也祔三后自宋始也漢以前一帝一后曩者定議合祔孝莊太后居左今太皇太后居右且引唐宋故事爲證臣等以此不敢復論帝曰二后已非况三后謝遷曰宋祔三后一繼立一生母也帝曰事須師古太皇太后鞠育朕躬朕豈敢忘顧私情耳祖宗來一帝一后今並祔壞禮自朕始且孝穆皇太后朕生母也別祀奉慈殿今仁壽宮前殿稍寬朕欲奉太皇太后於此他日奉孝穆皇太后於後歲時祭享如太廟其會羣臣詳議以聞癸未禮官集議典誥敕尙書吳寬言魯頌閟宮春秋考仲子之宮皆別廟衆然之於是張懋馬文升等上議曰宗廟之禮乃

天下公議非子孫所得私伏覩憲宗敕諭有曰朕心終不自安竊窺先帝至情以重違慈意勉從並配之議羣臣欲權以濟事不得已而爲此議也據禮區處上副先帝在天遺志端有待於今日帝復召健等至素幄袖出奉先殿圖指西一區曰此奉慈殿也又指東一區曰此神廚也欲於此地別建廟奉遷孝穆皇太后神主併祭於此健等皆對曰最當制遂定夏四月戶部員外郎席書言災異係朝廷不係雲南如人元氣內損然後傷痕發四肢朝廷元氣也雲南四肢也豈可舍致毒之源專治四肢之末今內府供應數倍往年冗食官數千投充校尉數萬齋醮寺觀無停日織造頻煩賞賚踰度皇親奪民田宦官增遣不已大獄據招詞不敢辯刑官亦不敢伸大臣賢者未起用小臣言事謫者未復文武官傳陞名器太濫災異之警偶泄雲南古人有言豺狼當道安問狐狸今樊瑩職巡察不能劾戚畹大臣獨考黜雲南官吏舍本而治末此何理也乞陛下以臣所言弊政一

切釐革他大害當祛大政當舉者悉令羣臣條奏興革章下所司
岑濬掠上林武緣諸縣死者不可勝計又攻陷田州岑猛僅以身免
掠其家屬五十人潘蕃諭濬罷兵不從乃請調三廣兵討之鄒文盛
方覈兩廣軍儲上言田州廣西之藩蔽李蠻田州之干城參政武清
受濬重賂以計殺蠻釀成禍亂制敕房供事參議岑業濬之從弟爲
彌縫於中漏我機事請先誅二人而後行討業遂乞養去清尋以考
察罷 己酉葬孝肅皇太后於裕陵 閏月辛酉朔闕里先師廟成
遣李東陽祭告 庚午免山東被災稅糧 乙亥以四方災荒敕羣
臣修省 庚辰命諸司詳議害民弊政劉大夏復上數事 五月壬
辰罷南京蘇州杭州織造中官 陞廣西河池縣爲州析湖廣武岡
州地置城步縣析綏寧縣地益之 李東陽言臣奉使遄行適遇亢
旱天津一路夏麥已枯秋禾未種輓舟者無完衣荷鋤者有菜色盜
賊縱橫青州尤甚南來人言江南浙東流亡載道戶口消耗軍伍空

虛庫無旬日之儲官缺累歲之俸東南財賦所出一歲之饑已至於此北地皆窳素無積聚今秋再歉何以堪之事變之生恐不可測臣自非經過其地則雖久處官曹日理章疏猶不得其詳况陛下高居九重之上耶臣訪之道路皆言冗食太衆國用無經差役頻煩科派重疊京城土木繁興軍士供役財力交殫每遇班操寧死不赴勢家鉅族田連郡縣猶請乞不已親王之藩供億至二三十萬游手之徒託名皇親僕從每於關津都會大張市肆網羅商稅國家建都於北仰給東南商賈驚散大非細故更有織造內官縱羣小撻擊聞河官吏莫不奔駭鬻販窮民所在騷然此又臣所目擊者夫閭閻之情郡縣不得而知也郡縣之情廟堂不得而知也廟堂之情九重不得而知也始於容隱成於蒙蔽容隱之端甚小蒙蔽之禍甚深臣在山東伏聞陛下以災異屢見敕羣臣盡言無諱然詔旨頻降章疏畢陳而事關內廷貴戚者動爲掣肘累經歲時俱見遏罷誠恐今日所言又

爲虛文乞取從前內外條奏詳加采擇斷在必行帝嘉歎悉付所司
東廠偵事者發侶鍾子瑞受金事鍾屢疏乞休命馳驛歸召秦紘
代之許天錫言外官三年考察又有撫按監臨科道糾劾其法已
無可加惟兩京堂上官例不考覈而五品以下雖有十年考察之條
居官率限九載或年勞轉遷或服除改補不能及期今請以六年爲
期通行考察其大僚曾經彈劾者悉令自陳而簡去之用儆有位古
者災異策免三公陰霖輒避位今大臣不引咎陛下又不行策免宜
且革公孤銜俟天心旣回徐還厥職祖宗御內官恩不泛施法不輕
貸內府二十四監局及在外管事者並有常員近年諸監局掌印僉
事多至三十四人他管事無數留都亦然憑陵奢暴蠹蝕民膏膏梁
厭於輿臺文繡被乎狗馬凡若此類皆足召變乞敕司禮監會內閣
嚴行考察永爲定制帝善之六月乙亥命兩京五品以下官六年一
考察四品以上自陳聽命著爲令惟大臣削公孤及內官考察事格

不行 劉大夏再陳兵政十害且乞歸帝不許令弊端宜革者更詳具以聞於是大夏舉南北軍番上之苦及邊軍困敝邊將侵剋之狀極言之帝召見大夏於便殿問曰卿前言天下民窮財盡祖宗以來徵斂有常何今日至此對曰正謂不盡有常耳如廣西歲取鐸木廣東取香藥費固以萬計他可知矣又問軍對曰窮與民等帝曰居有月糧出有行糧何故窮對曰其帥侵剋過半安得不窮帝歎息曰朕臨御久乃不知天下軍民困何以爲人主遂下詔嚴禁 帝聞韃靼諸部謀犯大同辛巳召劉健李東陽於暖閣議邊務健請簡京營大帥因言京軍怯不任戰請自今罷其役作以養銳氣帝然之健等退條上防邊事宜悉報允 癸未火篩入大同殺墩軍指揮鄭瑞力戰死別部犯宣府及莊浪守將衛勇白玉等禦卻之 帝惑苗達言銳欲出師秋七月壬辰再召劉健李東陽謝遷議健等皆力諫帝召劉大夏問曰卿在廣知苗達延綏擣巢功乎對曰臣聞之所俘婦穉十

數耳賴朝廷威德全師以歸不然未可知也帝默然良久曰太宗頻出塞今何不可對曰陛下神武固不後太宗而將領士馬遠不逮且淇國公小違節制舉數十萬衆委沙漠奈何易言之度今上策惟守耳都御史戴珊亦從旁贊決帝遽曰微卿曹朕幾誤乃不出師癸巳李鐸大理寺少卿吳一貫通政司參議叢蘭分道經略邊塞甲午左副都御史閻仲宇通政司參議熊偉分理邊饟禮部尙書典誥敕吳寬卒贈太子太保諡文定寬行履高潔不爲矯激而自守以正於書無不讀詩文有典則兼工書法有田數頃嘗以周親故之貧者帝在位久益明習政事數召見大臣欲以次革煩苛除宿弊李東陽極言鹽政弊壞由陳乞者衆因而私販數倍劉健進曰太祖時茶法始行駙馬都尉歐陽倫以私販坐死如倫事孰敢爲陛下言者帝曰非不敢言不肯言耳遂詔戶部覈利弊具議以聞謝遷嘗言內府諸庫及倉場馬坊中官作奸犯法不可究詰御馬監騰驤四衛勇士自

以禁軍不隸兵部率空名支饗其弊尤甚帝令擬旨禁約遷曰虛言設禁無益宜令曹司搜剔弊端明白奏聞然後嚴立條約有犯必誅庶積蠹可去帝俞允之是時健等同心輔政竭誠盡慮知無不言初或有從有不從既乃益見信所奏請無不納時人爲之語曰李公謀劉公斷謝公允侃侃每進見帝輒屏左右呼爲先生而不名左右間從屏間竊聽但聞帝數數稱善而已帝察知劉大夏方嚴且練事尤親信數召見決事嘗問天下何時太平對曰求治亦難太急但用人行政悉與大臣面議當而後行久之天下自治因乘閒言四方鎮守中官之害帝問狀對曰臣在兩廣見諸文武大吏供億不能敵一鎮守其煩費可知帝曰然祖宗來設此久安能遽革第自今必廉如鄧原麥秀而後用不然則已之大夏頓首稱善帝嘗曰臨事輒思召卿慮越職而止後有當行罷者具揭帖以進大夏謝曰事之可否外付府部內咨閣臣可矣揭帖滋弊不可爲後世法帝稱善一日早朝大

夏固在班帝偶未見明日諭曰卿昨失朝耶恐御史糾不果召卿其受眷深如此戴珊亦被帝知造膝宴見尤數珊老疾數求退輒優詔勉留遣醫賜食大夏爲言珊實病帝曰主人留客堅客則強留珊獨不能爲朕留耶且朕以天下事付卿輩猶家人父子今太平未兆何忍言去大夏出以告珊珊泣曰臣死是官矣 大同巡撫都御史劉宇私市善馬賂權要劉大夏因召見語及之帝密遣錦衣百戶邵琪往察宇厚賂琪爲之抵諱後大夏再召對帝曰健薦宇才堪大用以朕觀之此小人豈可用哉由是知內閣亦未可盡信也宇聞以大夏不爲己地深憾之 掌國子監侍郎謝鐸致仕鐸兩爲國子師嚴課程杜請謁增號舍置公廨三十餘居其屬諸生貧者周卹之死者請定制官爲之斂 初有命考察給事中吳彝王蓋連疏詆馬文升戴珊且言珊縱妻子納賄御史馮允中言文升珊歷事累朝清德素著不可因浮詞廢計典乃下彝蓋錦衣衛獄命文升珊卽舉察事珊等

言兩人逆計當黜故先劾臣等今黜之彼必曰是挾私也苟避不黜則負委任而使詐諉者得志帝命上兩人事蹟八月黜薜爲民蓋閒住劉健等因召對力言蓋罪輕宜調用帝不納 戊辰命天下撫按三司官奏軍民利病士民建言可采者所司以聞 甲申免南畿被災夏稅 丁亥召馬文升戴珊史琳至暖閣諭以明年考察務訪實跡秉公黜陟以求至當以文升年老重聽再呼告之命左右掖之下階 帝欲宿兵近地爲左右輔劉大夏言保定設都司統五衛祖宗意亦當如此請遣還操軍萬人爲西衛納京東兵密雲薊州爲東衛帝報可中官監京營者恚失兵揭飛語宮門帝以示大夏曰宮門豈外人能至必此曹不利失兵耳由是間不得行 九月庚寅諭法司不得任情偏執致淹獄囚 甲寅太常寺少卿孫交經略宣大黃花鎮諸邊增垣塹廣樹藝制敵騎馳突 丁巳御暖閣諭劉健等諸邊首功巡按御史察勘動淹歲年非所以示勸自今奏報以遠近立限

違者詰治諭講官進講直言毋諱 太僕寺少卿儲懽言古者左右
史記注言動典至鉅也臣見陛下宣召羣臣多帷幄造膝之言近臣
不得與聞史官莫由紀錄恐歲月繇遠傳聞各異乞敕廷臣曾蒙召
問者備錄呈覽宣付史館報可 秦紘以年老連章乞致仕冬十月
許之歸月廩歲隸如制紘在事三年四鎮晏然前後經略西陲者莫
及 冬十一月戊子罷雲南銀場 初遼東都指揮僉事張斌以罪
廢斌孫天祥入粟得祖官有泰寧衛部十餘騎射傷海西貢使天祥
出毛喇關掩殺他衛三十八人以歸指爲射貢使者張鼐等遂奏捷
巡按御史王獻臣疑之移牒較勘斌婦弟指揮楊茂及子欽與天祥
有隙詐爲前屯衛文書呈獻臣具言劫營事未報而獻臣以他故爲
東廠緝事者所發徵下獄帝命吳一貫及錦衣衛指揮楊玉會巡按
御史余濂勘之盡得其實斌等皆論死天祥斃於獄天祥叔父洪屢
訟冤帝密令東廠廉其事還奏所勘皆誣帝信之欲盡反前獄召劉

健等出東廠揭帖示之令逮諸人會訊健等言東廠揭帖不可行於外既退復爭之帝再召見責健等健對曰獄經法司讞皆公卿士大夫言足信帝曰法司斷獄不當身且不保言足信乎謝遷曰事當從衆若一二人言安可信健等又言衆證遠不可悉逮帝曰此大獄逮千人何卹苟功罪不明邊臣孰肯效力者健等再四爭執見帝聲色厲終不敢深言東廠非一貫等既至帝御午門親鞫之曰彼賊也殺之何罪而當以死玉委罪一貫帝問一貫對曰臣固嘗疑之帝曰罪疑則當從輕何以從重一貫語塞帝欲抵一貫死閔珪進曰一貫推案不實罪當徒帝不允珪執如初帝怒戴珊從旁解之帝乃霽威令更擬珪終以原擬上帝不悅召語劉大夏對曰刑官執法乃其職未可深罪帝曰且道自古君臣曾有此事否對曰臣幼讀孟子見瞽瞍殺人臯陶執之之語則珪所爲無足異也帝默然久之曰朕亦知珪老成不易得但此事太執耳乃謫一貫嵩明州同知獻臣廣東驛丞

濂雲南布政司照磨茂欽論死斌以下並宥之仍紀天祥等功帝勵精圖治委任大臣中官勢稍絀惟天祥及滿倉兒事發自東廠廷議猶爲所撓 十二月庚午申閉糴之禁 甲申免湖廣被災秋糧

陝巴嗜酒培克失衆心部下阿孛刺等咸怨阿黑麻幼子真帖木兒年十二其母卽罕慎女也阿孛刺等迎之使主哈密陝巴懼挈家走苦峪奄克孛刺與寫亦虎仙在肅州邊臣以二人爲番衆所服令還輔陝巴百戶董傑與偕行傑有膽略旣抵哈密阿孛刺與其黨五人約夜以兵來劫傑知之與奄克孛刺等謀召阿孛刺等計事立斬之其下不敢動乃令陝巴還哈密真帖木兒還土魯番會阿黑麻死子滿速兒嗣爲速檀與諸弟相仇殺真帖木兒懼不敢歸願倚奄克孛刺曰吾外祖也邊臣慮與陝巴隙居之甘州

十八年春正月己丑小王子諸部二萬騎圍靈州入花馬池遂掠韋州環縣命楊一清巡撫陝西仍督馬政戶部侍郎顧佐理陝西軍饟

甲辰小王子陷寧夏清水營指揮仇鉞總兵李祥擊走之 江西

賊攻瑞金縣知縣萬琛帥民兵數十人迎戰殺賊二十餘人力屈被

執罵不絕口而死賊至廣昌知縣王祐亦戰死 二月兵部左侍郎

熊繡清釐騰驤四衛勇士尋令內臣所進勇士必由兵部驗送乃給

廩五年籍其人數著爲令 崇明縣賊施天泰降宥死并家屬遣戍

帝覽天下戶籍視國初反減咎有司溺職戊辰御奉天門諭戶兵

工三部曰方今生齒漸繁而戶口軍伍日就耗損此皆官司撫卹無

方因循苟且所致其悉議弊政以聞 掌詹事府學士張元楨請講

筵增講太極圖說通書西銘諸書帝亟取觀之喜曰天生斯人以開

朕也元楨清癯長不踰中人嘗充講官帝特設低几聽之 戶部郎

中李夢陽應詔上書陳二病曰元氣之病謂士氣日衰曰腹心之病

謂中官日橫三害曰兵害民害莊場饑民之害六漸曰匱之漸盜之

漸壞名器之漸弛法令之漸方術蠱惑之漸貴戚驕恣之漸凡五千

餘言極論得失末言壽寧侯張鶴齡招納無賴罔利賊民勢如翼虎
鶴齡奏辯摘疏中陛下厚張氏語誣夢陽訕母后罪當斬時皇后有
寵后母金夫人泣愬帝遂下夢陽錦衣衛獄指揮使牟斌傳輕比得
不死羅玘言壽寧侯託肺腑當保全夢陽夢陽不保爲侯累帝深納
焉未幾宥夢陽奪其俸金夫人愬不已帝弗聽會帝游南宮鶴齡兄
弟入侍酒半皇后皇太子及金夫人起更衣因出游覽帝獨召鶴齡
語左右莫得聞遙見鶴齡免冠首觸地左右知帝護夢陽請毋重罪
而予杖以洩金夫人憤帝弗許謂劉大夏曰若輩欲以杖斃夢陽耳
吾寧殺直臣快左右心乎 奸人徐俊等造謠言帝遣官齎駕帖至
南京有所捕治已而知其妄三月南京御史李熙等言陛下於此事
威與明少損矣倘奸人效尤妄以蜚語中善類害何可勝言事下法
司亦力言駕帖之害帝納之 夏四月戊寅刑部侍郎何鑑兼僉都
御史往河南湖廣陝西閱實戶口撫輯流民 甲申帝不豫五月庚

寅大漸召劉健李東陽謝遷入乾清宮帝力疾起坐自敘卽位始末甚詳令近侍書之已執健手曰先生輩輔導良苦東宮聰明但年尙幼好逸樂先生輩常勸之讀書輔爲賢主健等欬歔頓首受命而出辛卯帝崩於乾清宮年三十有六帝方釐諸弊政凡所欲興罷者健等悉以遺詔行之 下中官張瑜太醫劉文泰高廷和獄給事中邊貢劾其用藥之謬故也 壬寅太子卽位大赦天下除弘治十六年以前逋賦 小王子乘喪大入宣府連營二十餘里張俊遣諸將李稽白玉張雄王鎮穆榮各帥三千人分扼要害寇由新開口毀垣入稽遽迎敵玉等各帥所部拒於虞臺嶺俊急帥三千人赴援道傷足以兵屬都指揮曹泰至鹿角山被圍俊力疾益調兵五千人持三日糧馳解泰圍復援出鎮又分兵救稽玉稽玉亦潰圍出獨雄榮阻山澗援絕死諸軍已大困收兵還寇追之行且戰僅得入萬金右衛城士馬死亡無算戊申敗聞俊及中官劉清巡撫李進皆徵還御史

郭東山言俊扶病馳援勸懲不宜偏廢乃許贖罪 庚戌苗達監督軍務朱暉爲征虜將軍充總兵官史琳提督軍務帥京軍往宣府禦寇 禮部尙書張昇言大行皇帝初崩真人陳應循西番灌頂大國師那卜堅參等以祓除帥其徒入乾清宮請置之法詔奪真人國師高士等三十餘人名號逐之 工部言大行皇帝遺詔惓惓以節用愛民爲本乞敕內府諸司凡葬儀冥器山陵殿宇務從減省帝是其言 劉瑞疏陳端治本九事請召祭酒章懋侍郎王鏊都御史林俊雍泰而超擢參政王綸副使王雲鳳僉事胡獻知府楊茂元照磨余濂等 潘蕃與鎮守太監韋經總兵官伏羌伯毛銳調集兩廣湖廣官軍土兵十萬八千餘人令參政王璘副使姜綰副總兵毛倫湖廣都指揮官纓等分六哨進討岑濬賊分兵阻險拒敵官軍奮勇援崖而進濬勢蹙遁入舊城諸軍圍攻之六月濬死城中人獻其首前後斬級四千七百盡平其地自進兵及班師僅踰月蕃還討南海豐湖

賊禡元祖指揮使張祐先登遂平之銳忠之孫也 楊一清選卒練

兵創平虜紅古二城以援固原築垣瀕湖以捍靖虜劾罷貪庸總兵

武安侯鄭英裁鎮守中官冗費軍紀肅然英宏之子也 延綏副總

兵曹雄參將王戟游擊將軍姜漢分道援大同宣府 寇入蔚州廣

昌 初薊州民田多為牧馬草場所侵又侵御馬監及神機營草場

皇莊貧民失業草場亦虧故額屢遣給事中周旋侍郎顧佐熊紳等

往勘皆不能決復命大理寺少卿張泰偕錦衣官會巡撫都御史周

季麟再勘泰密求得永樂間舊籍參互稽考田當歸民者九百二十

餘頃而京營及御馬監牧地咸不失故額奏入駁議者再戶部尚書

韓文力持之會大喪留中未下及是再請始出泰奏流亡者咸得復

業 占城國王古來卒子沙古卜洛遣使入貢不告父喪但乞命大

臣往封別具奏言安南侵奪狀微及父卒事給事中任良弼等極言

遣使宜慎禮部亦以古來存亡未明請令廣東守臣移文勘報從之

孝肅太皇太后之崩將建新廟而欽天監奏年方有礙廷議請暫祀孝肅於奉慈殿正中徙孝穆皇太后居左從之 初建皇莊七所後增至二百餘處諸王外戚求請及奪民田者無算 秋七月給事中葛嵩清覈營弊十二營銳卒僅六萬五百餘人嵩力抗權倖剔抉無所徇得各監局占役者七千五百餘人有旨送營備操既而中官魏興蕭壽等撓之格不行 小王子轉掠大同參將陳雄擊斬八十餘級還所掠人口二千七百有奇朱暉等奏捷 八月甲寅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皇后爲皇太后 潘蕃言思恩宜設流官岑猛構兵失地宜降同知俾還守舊土兵部議猛世濟凶惡宜降爲千戶徙之福建而遴選有才望者假以方面職銜分守二府仍賜敕以重其權乃擢雲南知府張鳳爲廣西右參政掌思恩府事平樂知府謝湖以右參政掌田州府事 錄康茂才五世孫江爲世襲千戶 馬文升承遺詔請汰傳奉官七百六十三人命留太僕寺少卿李綸等十七

人餘盡汰之 劉大夏請撤四方鎮守中官非額設者帝止撤均州
齊元大夏復議上應撤者二十四人又奏減皇城京城守視中官皆
不納大夏又列上傳奉武臣當汰者六百八十三人報可未幾大漢
將軍薛福敬等四十八人故不入侍以激帝怒帝責兵部對狀欲加
罪中官甯瑾頓首曰此先帝遺命陛下列之登極詔書不宜罪帝意
乃解而復福敬等官如故舊制監局倉庫內官不過二三人後漸添
注或一倉十餘人上林苑林衡署至三十二人韓文力請裁汰亦報
寢文以卽位賞賚山陵大婚諸費需銀百八十萬兩有奇部帑不給
請先發承運庫不許文言帑藏虛請敕承運庫內官核所積金銀著
之籍且盡罷諸不急務帝不欲發內帑命文以漸經畫 丙子召朱
暉等還 京師淫雨自六月至於是月 劉健等言陛下登極詔出
中外歡呼想望太平今兩月餘矣未聞汰冗員幾何省冗費幾何詔
書所載徒爲空文此陰陽所以失調雨暘所以不若也如監局倉庫

城門及四方守備內臣增置數倍朝廷養軍匠費鉅萬計僅足供其役使寧可不汰文武臣曠職僨事虛糜廩祿者寧可不黜畫史工匠濫授官職者多至數百人寧可不罷內承運庫累歲支銀數百餘萬初無文簿司鑰庫貯錢數百萬未知有無寧可不句校至如縱內苑珍禽奇獸放遣先朝宮人皆新政所當先而陛下悉牽制不行何以慰四海之望帝溫詔答之時東宮舊豎劉瑾與馬永成谷大用魏彬張永邱聚高鳳羅祥等八人俱用事謂之八黨又號八虎而瑾尤狡狠嘗慕王振之爲人日進鷹犬歌舞角觝之戲帝大歡樂之漸信用瑾進內官監總督團營大行遺詔罷中官監槍及各城監局瑾皆格不行 給事中劉蔭言先帝大漸召閣臣劉健李東陽謝遷於榻前託以陛下今梓宮未葬德音猶存而政事多乖號令不信張瑜劉文泰方藥弗慎致先帝升遐不卽加誅容其奏辦中官劉瑯貽害河南宜按治僅調之薊州戶部奏汰冗員兵部奏革傳奉疏皆報罷夫先

帝留健等輔陛下乃近日批答章奏以恩侵法以私掩公是閣臣不得與聞而左右近習陰有干預矣願遵遺命信老成政無大小悉咨內閣庶事無壅蔽權不假竊報聞 九月甲午南畿地震 振陝西饑 致仕尙書秦紘卒年八十贈少保諡襄毅紘廉介絕俗妻孥菜羹麥飯常不飽性剛果勇於除害不自顧慮士大夫識與不識稱爲偉人 冬十月丙辰小王子犯甘肅入鎮夷守禦所指揮劉經死之 忠順王陝巴卒其子拜牙卽自稱速檀命封爲忠順王 庚午葬敬皇帝於泰陵廟曰孝宗 劉健等以山陵旣畢請開經筵帝勉應之十一月甲申御文華殿日講已而數以朝謁兩宮停講或云擇日乘馬健等陳諫甚切不聽 熊繡旣受命未竟而孝宗崩朝政漸變繡力持不顧得詭冒者萬四千人甯瑾等疏請復舊給事御史交章劾瑾劉大夏亦力爭帝不得已從之而宥瑾等不問 羣奄復薦韋興司香太和山兼分守湖廣行都司地方鎮均州劉大夏及給事中

周璽御史曹來旬力爭不聽興遂復用而梁芳卒廢死 初孝宗深
悉內臣出鎮之害所遣皆慎選十二月劉瑾勸帝令鎮守者各貢萬
金乃盡召先所遣者而易以其黨劉滌言用新人不若用舊人猶養
飢虎不若養飽虎不聽瑾尋奏置皇莊漸增至二百餘所畿內大擾
左都御史戴珊以新君嗣位不忍言去力疾視事十二月疾作遂
卒贈太子太保諡恭簡 復設河南真陽縣 小王子數萬騎寇固
原總兵曹雄軍隔絕不相聞楊一清帥輕騎自平涼晝夜行抵雄軍
爲之節度多張疑兵脅寇

明紀卷第二十三

明紀卷第二十四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篋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武宗紀一 起正德元年丙寅訖正德四年己巳凡四年

武宗承天達道英肅睿哲昭德顯功弘文思孝毅皇帝正德元年春正月寇移犯隆德一清夜發火礮響應山谷閒寇疑大兵至甲申遁出塞一清以延綏寧夏甘肅有警不相援患無所統攝請遣大臣兼領之劉大夏請卽命一清總制三邊軍務從之 乙酉享太廟 己

丑大祀天地於南郊 榮王祐樞乞霸州信安鎮田故牧地也韓文言永樂中設立草場蕃育馬匹以資武備成化時近倖始陳乞爲莊後岐壽二府相沿莫之改正孝宗皇帝留神戎務清理還屯不以私廢公也今榮王就國有期所請宜勿與從之 給致仕侍郎潘禮月

米三石 二月壬子御經筵 帝從太監夏綬請於真定諸府歲加

葦場稅又從少監傅琢請履畝覈靜海永清隆平諸縣田又從太監張峻請稅寧晉小河往來客貨又以莊田故遣緹騎逮民魯堂等二百餘人畿南騷動巡撫保定都御史王璟抗疏切諫因請革皇莊廷議從之帝命再議韓文請命巡撫官召民佃畝徵銀三分輸內庫而盡撤中官管莊者乃命每莊留中官一人校尉十人餘如文議劉健等言皇莊既以進奉兩宮自宜悉委有司不當仍主以私人反失朝廷尊親之意因備言內臣管莊撓民不省 乙丑耕藉田 初外戚慶雲壽寧侯家人及商人譚景清等奏請買補殘鹽至百八十萬引韓文條鹽政夙弊七事論殘鹽尤切孝宗嘉納未及行而崩卽入登極詔中罷之已侯家復奏乞文等再三執奏弗從內閣及言官復論之詔下廷議文言鹽法之設專以備邊今山陝饑寇方大入度支匱絀飛輓甚難奈何壞祖宗法忽邊防之重會景清復陳乞文等劾其桀悍請付法司帝不得已始寢前命 初吏戶兵三部及都察院各

有疏爭職掌爲近習所撓劉健等擬旨上不從令再擬健等力諫謂
奸商譚景清之阻壞鹽政北征將士之無功授官武臣神英之負罪
玩法御用監書篆之濫收考較皆以一二人私恩壞百年定制況今
政令維新而地震天鳴白虹貫日恆星晝見太陽無光內賊縱橫外
寇猖獗財匱民窮怨謗交作而中外臣僕方且乘機作奸排忠直猶
仇讐保姦回如骨肉日復一日愈甚於前禍變之來恐當不遠臣等
受知先帝叨任腹心邇者旨從中下略不與聞有所擬議竟從改易
似此之類不可悉舉若復顧惜身家共爲阿順則罔上誤國死有餘
辜所擬四疏不敢更易謹以原擬封進不報居數日又言臣等遭逢
先帝臨終顧命惓惓以陛下爲託痛心刻骨誓以死報卽位詔書天
下延頸而朝令夕改迄無寧日百官庶府倣倣成風非惟廢格不行
抑且變易殆盡建言者以爲多言幹事者以爲生事累章執奏謂之
瀆擾釐剔弊政謂之紛更憂在於民生國計則若罔聞知事涉於近

幸貴戚則牢不可破臣等心知不可義當盡言比爲鹽法賞功諸事極陳利害拱俟數日未蒙批答若以臣等言是宜賜施行所言如非卽當斥責乃留中不報視之若無政出多門咎歸臣等宋儒朱熹有言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若冒顧命之名而不盡輔導之實旣負先帝又負陛下天下後世其謂臣等何伏乞聖明矜察特賜退休帝優旨慰留之疏仍不下越五日健等復上疏歷數政令十失指斥貴戚近侍尤切因再申前請帝不得已始下前疏令所司詳議健知志終不行首上章乞骸骨李東陽謝遷繼之帝皆不許旣而所司議上一如健等指帝勉從之由是諸失利者咸切齒 三月甲申釋奠於先師孔子 何鑑得戶二十三萬五千有奇口七十三萬九千有奇因疏善後十事及軍民利病以聞帝悉採納之 夏四月掌大理寺尙書楊守隨言每歲熱審行於京師而不行於南京五歲一審錄詳於在京而略於在

外皆非是請更定其制報可 是時朝政已移於中官吏部尙書馬文升年八十日懷去志御用監中官王瑞請用新汰傳奉官七人文升不奉詔給事中安奎劾瑞納賄瑞恚劾文升抗旨更下廷議皆是文升帝終不聽文升因乞歸不許兩廣缺總督文升推熊繡繡快快不欲出御史何天衢劾文升徇私欺罔文升復連疏求去許之賜璽書乘傳月廩歲隸有加文升既家居非事未嘗入州城語及時事輒顰蹙不答 初焦芳既謫久之復遷太常少卿兼侍講學士歷吏部左侍郎劉健謝遷皆惡之芳日於衆中謾罵健言及餘姚江西人以遷及彭華故肆口詬詈陰結言官使抨擊素所不快及在己上者又言禦邊四事以希進用帝卽位闈宦日用事芳益深自結會戶部言會計不足廷議謂理財無奇術唯勸上節儉芳知左右有竊聽者大言曰庶民家尙須用度況縣官耶今天下逋租匿稅何限不是檢索而但云損上何也帝聞大喜馬文升去遂擢芳吏部尙書 帝始微

行 先是劉大夏言鎮守中官如江西董讓薊州劉瑯陝西劉雲山東朱雲貪殘尤甚乞按治帝不悅大夏以言不見用數上章乞骸骨五月詔加太子太保賜敕馳驛歸給事中王翊張禴請留之不報丙申減蘇杭織造歲幣 馬文升之去也廷議推補御史王時中以閔珪劉大夏不宜在推舉之列劉漣恐者德益疎上疏極論其謬章下所司是漣言詔爲飭言官毋挾私妄奏 先是衢州知府沈杰言宋建炎中衍聖公孔端友扈蹕南渡因家衢州高宗命以州學爲聖廟賜田五頃以奉祭祀五傳至洙元至元間讓爵於居曲阜之族弟治自是之後衣冠禮儀猥同氓庶今訪得洙之六世孫彥繩請授以官俾主祀事仍減祭田之稅以供祀費帝可之六月授彥繩翰林院五經博士子孫世襲世以孔氏在曲阜者爲北宗在西安者爲南宗辛酉禁吏民奢靡 免陝西被災稅糧 大風雨壞郊壇獸瓦庚午劉健等言近日以來免朝太多奏事漸晚游戲漸廣經筵日講

直命停止臣等愚昧不知陛下宮中復有何事急於此者夫濫賞妄費非所以崇儉德彈射釣獵非所以養仁心鷹犬狐兔田野之物不可育於朝廷弓矢甲冑戰鬪之象不可施於宮禁今聖學久曠正人不親直言不聞下情不達而此數者雜交於前臣等不勝憂懼帝曰朕聞帝王不能無過貴改過卿等言是朕當行之健等乃錄廷臣所陳時政切要者請置座隅朝夕省覽曰無單騎馳驅輕出宮禁曰無頻幸監局泛舟海子曰無事鷹犬彈射曰無納內侍進獻飲膳疏入報聞諭羣臣修省南京御史陸崑陳重風紀八事一獎直言古者臣下不匡其刑墨宋制御史入臺踰十旬無言有辱臺之罰今郎署建言如李夢陽楊子器輩當加旌擢而言官考績宜以章疏多寡及當否爲殿最二復面劾舊制御史上殿被劾者趨出待罪卽唐人對仗讀彈文遺意近率封章奏聞批答未行彌縫先入乞遵舊典面奏立取睿裁三明淑慝尙書劉大夏王軾以病乞休侍郎張元禎陳

清屢劾不去賢不肖倒置實治亂消長之關宜勉留二人放元禎等
還田里四覈命令近者言妨左右頻見留中事涉所私輒收成命乞
令諸曹章奏俱具數送閣已行者得考稽未行者易奏請五養銳氣
御史與都御史例得互相糾繩行事不宜牽制六均差遣御史與南
北爲限顯分重輕自今除巡按面命外其他差遣及遷轉資格宜均
擬上請以示一體七專委任河南道有考覈之責請擇人專任八勵
庶官郎中田岩姚汀張憲員外郎李承勛胡世寧張嶺顧璘等二十
人皆宜顯擢章下所司 秋七月己丑有星見紫微西藩外如彈丸
色蒼白越數日有微芒見參井間漸長二尺如帚西北至文昌庚子
彗星見有光流東南長三尺越三日長五尺許掃下台上星入紫微
垣 升昌平縣爲州 兵部尙書許進應詔陳時政入事極言內監
役京軍守皇城內侍橫索月錢諸弊多格不行 御史趙佑言太監
劉瑾邱聚馬永成輩日獻鷹犬導騎射萬一有銜橛之變豈不爲兩

宮憂鎮守內臣鄧原麥秀頗簡靜而劉璟梁裕擠代之戶部議馬房草場召民佃種甯瑾竟自奏止李興擅伐陵木已坐大辟乃欲賂左右祈免南京守備劉雲倉場監督趙忠韋雋段循俱夤緣增設乞置瑾等於法罷璟裕毋遣而汰革額外冗員自今政事必咨大臣臺諫不爲近習所搖則災變自弭不納張昇及給事中胡煜楊一瑛張禴相繼論諫亦不聽給事中陶諧請以瑾等誤國罪告先帝罪之勿赦瑾摘其譌字令對狀諧伏罪乃已 帝將大婚詔取太倉銀四十萬兩趙佑言左右以婚禮爲名將肆無厭之欲計臣懼禍而不敢阻閣臣避怨而不敢爭用如泥沙坐致耗國不幸興師旅邁饑饉將何以爲計哉韓文亦連疏請命減四之一 八月乙卯太監崔杲王瓚督南京織造 戊子立皇后夏氏 劉健等以帝旣大婚請開講九月戊寅御經筵命停午講健等以先帝故事日再進講力爭不聽 致仕南京左副都御史陳璠卒 授劉閔爲儒學訓導 崔杲等乞鹽

萬二千引所司執奏給事中陶諧徐昂御史杜旻邵清楊儀等先後
諫劉健等亦言不可帝召健等至暖閣面議頗有所詰問健等皆以
正對帝不能難最後正色曰天下事豈皆內官所壞朝臣壞事者十
常六七先生輩自知之因命鹽引悉如臬請健等退再上章言不可
帝自愧失言乃俞健等所奏於是中外咸悅以帝庶幾改過 楊一
清建議修邊其略曰陝西各邊延綏據險寧夏甘肅扼河山惟花馬
池至靈州地寬衍城堡復疏寇毀牆入則固原慶陽平涼鞏昌皆受
患成化初寧夏巡撫徐廷璋築邊牆綿亘二百餘里在延綏者余子
俊修之甚固由是寇不入套二十餘年後邊備疏牆塹日夷弘治末
至今寇連歲侵略都御史史琳請於花馬池韋州設營衛尙書秦紘
僅修四五小堡及靖虜至環慶治塹七百里不一二年寇復深入是
紘所修不足捍敵臣久官陝西頗諳形勢寇動稱數萬往來倏忽未
至徵兵多擾費既至召援輒後時欲戰則彼不來持久則我師坐老

臣以爲防邊之策大要有四修濬牆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靈夏以安內附整飭韋州以遏外侵今河套卽周朔方漢定襄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置烽墩千八百所突厥不敢踰山牧馬古之舉大事者未嘗不勞於先逸於後夫受降據三面險當千里之蔽國初舍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一面之險其後又輟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而遮千餘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爲寇巢穴深山大河勢乃在彼而寧夏外險反南備河此邊患所以相尋而不可解也誠宜復守東勝因河爲固東接大同西屬寧夏使河套方千里之地歸我耕牧屯田數百萬畝省內地轉輸策之上也如或不能及今增築防邊敵來有以待之猶愈無策因條具便宜延綏安邊營石澇池至橫城三百里宜設墩臺九百座暖譙九百間守軍四千五百人石澇池至定邊營百六十三里平衍宜牆者百三十一里險崖峻阜可剷削者三十二里宜爲墩臺連接寧夏東路花馬池無險敵至仰客兵宜置

衛與武營守禦所兵不足宜召募自環慶以西至寧州宜增兵備一人橫城以北黃河南岸有墩三十六宜修復帝可其議大發帑金數十萬使一清築牆 陸崑偕十三道御史薄彥徽葛浩貢安甫史良佐李熙姚學禮張鳴鳳蔣欽曹閔黃昭道王宏蕭乾元言自古奸臣欲擅主權必先蠱其心志如趙高勸二世嚴刑肆志極耳目之娛和士開說武成毋自勤約宜及少壯爲樂仇士良教其黨以奢靡導君勿使親近儒生知前代興亡之故其君惑之卒皆受禍陛下嗣位以來天下欣然望治乃寵幸奄寺顛覆典刑太監馬永誠魏彬劉瑾傳興羅祥谷大用輩共爲蒙蔽日事宴遊上千天和災稷疊告廷臣屢諫未蒙省納若輩必謂宮中行樂何關治亂此正奸人欺君之故術也陛下廣廈細旃豈知小民窮簷蔀屋風雨之不庇錦衣玉食豈知小民祈寒暑雨凍餒之弗堪馳騁宴樂豈知小民疾首蹙頰赴訴之無路昨雷震郊壇彗出紫微夏秋亢旱江南米價騰貴京城盜賊橫

行可恣情縱欲不一顧念乎閣部大臣受顧命之寄宜隨事匡救弘濟艱難言之不聽必伏闕死諫以悟聖意顧乃怠緩悅從異順退託自爲謀則善矣如先帝付委天下屬望何伏望側身修行亟屏永成輦以絕禍端委任大臣務學親政以還至治 吏部主事孫磐言今日弊政莫甚於內臣典兵夫臣以內稱外事皆不當與矧可使握兵柄哉前代盛時未嘗有此唐宋季世始置監軍而其國遂以不永今九邊鎮守監槍諸內臣恃勢專恣侵剋百端有警則擁精卒自衛克敵則縱部下攘功武弁藉以夤緣憲司莫敢詰問所攜家人頭目率惡少無賴吞噬爭攫勢同狼虎致三軍喪氣百職灰心乞盡撤還京專以邊務責將帥此今日修攘急務也 五官監候楊源言自八月初大角及心宿中星動搖不止大角天王之坐心宿中星天王正位也俱宜安靜今乃動搖其占曰人主不安國有憂意者陛下輕舉逸遊弋獵無度以致然又北斗第二第三第四星明不如常第二曰天

璇后妃之象后妃不得其寵則不明廣營宮室妄鑿山林則不明第
三曰天機不愛百姓驟興征徭則不明第四曰天權號令不當則不
明伏願陛下祇畏天戒安居深宮絕嬉戲禁遊畋罷騎射停工作申
嚴號令毋輕出入抑遠寵幸裁節賜予親元老大臣日事講習克修
厥德以弭災變源瑄之子也 冬十月劉健等謀去八黨連章請誅
之趙佑與同官朱廷聲交章極論章下閣議健等持其章甚力帝遣
司禮太監詣閣曰朕且改矣其爲朕曲赦若曹健等言此皆得罪祖
宗非陛下所得赦復上言曰人君之於小人不知而誤用天下尙望
其知而去之知而不去則小人愈肆君子愈危且邪正不並立今舉
朝欲決去此數人陛下又知其罪而故留之左右非特朝廷疑懼此
數人亦不自安上下相猜中外不協禍亂之機始此矣不聽健等以
去就爭韓文退朝對僚屬語及泣下李夢陽進曰公大臣義共國休
戚徒泣何爲諫官疏劾諸奄執政持甚力公誠及此時帥大臣固爭

去八虎易耳文毅然改容曰善縱事勿濟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
報國卽屬夢陽草疏丁巳偕諸大臣張懋等伏闕上疏略曰人主辨
奸爲明人臣犯顏爲忠况羣小作朋逼近君側安危治亂胥此焉關
臣等伏覩近歲朝政日非號令失當自入秋來視朝漸晚仰窺聖容
日漸清削皆言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邱聚劉瑾高鳳
等造作巧僞淫蕩上心擊毬走馬放鷹逐犬俳優雜劇錯乘於前至
導萬乘與外人交易狎暱媒褻無復禮體日遊不足夜以繼之勞耗
精神虧損志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華考厥
占候咸非吉徵此輩細人惟知蠱惑君上以便己私而不思赫赫天
命皇皇帝業在陛下一身今大婚雖畢儲嗣未建萬一遊宴損神起
居失節雖齏粉若輩何補於事高皇帝艱難百戰取有四海列聖相
承以至陛下先帝臨崩顧命之語陛下所聞也奈何姑息羣小置之
左右以累聖德竊觀前古奄宦誤國爲禍尤烈漢十常侍唐甘露之

變其明驗也今永成等罪惡既著若縱不治將來益無忌憚必患在社稷伏望陛下奮乾剛割私愛上告兩宮下諭百僚明正典刑以回天地之變泄神人之憤潛削禍亂之階永保靈長之業疏入帝驚泣不食使司禮太監李榮手疏至左順門召諸大臣入曰有旨問諸先生諸先生言良是第奴儕事上久不忍卽置理幸少寬之上自處耳衆相顧未言文乃抗聲數八人罪吏部侍郎王鏊助之曰八人不去亂本不除榮曰疏備矣上非不知第欲少寬之耳鏊直前曰設上不處奈何榮曰榮頸有鐵裹耶敢壞國事帝復遣榮及陳寬王岳范亭徐智等詣閣議一日三至欲安置瑾等南京遷欲遂誅之健推案哭曰先帝臨崩執大臣手付以大事今陵土未乾使若輩敗壞至此臣死何面目見先帝聲色俱厲岳素譽直慨然曰閣議是亨智亦以爲然具以健等語告帝健約文及九卿科道詰朝伏闕面爭兵部尙書許進曰過激將有變健不從焦芳陰洩其謀於瑾瑾大懼夜帥永成

等伏帝前環泣曰害奴等者王岳岳結閣臣欲制上出入故先去所
忌耳且鷹犬何損萬幾若司禮監得人左班官安敢如是帝大怒立
命瑾入司禮監收岳等下獄戊午文等復詣闕爭左都御史張敷華
言陛下宴樂逸遊日狎儉壬政令與詔旨相背行事與成憲乖致
天變上千人心下拂今給事中劉蒞御史朱廷聲徐鉉等連章論列
但付所司英國公懋與臣等列名上請但云朕自處置臣竊歎惑夫
國家大事百人爭之不足數人壞之有餘願陛下審察帝皆不聽以
瑾掌司禮監聚大用提督東西廠永督十二團營兼神機營彬督三
千營各據要地岳亨智充南京淨軍健遷李東陽卽日辭位中旨去
健遷而留東陽東陽恥之己未再疏乞去不允劉蒞及給事中呂柟
抗章乞留健遷柟言二臣有不可去者五一先帝所簡以遺陛下陵
土未乾無故罷遣何以慰在天之靈二二臣之去實由言違計沮不
得其職陛下聽之在二臣得去就之義在陛下有棄老成之嫌三今

民窮財殫水旱盜賊星象草木之變迭見雜出萬一禍生不測國無老成誰與共事四二臣既去柔順之人必進將一聽陛下所爲非國家之福五二臣諳練有素非新進可侔今同日去國新進將益用事不報健遷瀕行東陽祖餞泣下健正色曰何泣爲使當日力爭與我輩同去矣東陽嘿然 劉瑾欲引焦芳入閣廷議獨推王鏊壬戌芳兼文淵閣大學士鏊兼翰林學士入閣預機務芳遂導瑾變置成法荼毒縉紳濁亂海內每過瑾言必稱千歲自稱曰門下裁閱章奏一阿瑾意四方賂瑾者先賂芳 帝允司禮中官高鳳請令其姪得林掌錦衣衛事給事中艾洪力爭不聽 巡按京畿御史劉玉馳疏言劉瑾等佞倖小臣巧戲弄投陛下一笑顧讒邪而棄輔政此亂危所自起況今白虹貫日彗見紫微宮星搖天王之位民窮財殫所在空虛陛下不改圖天下將殆乞置瑾等於理仍留劉健謝遷輔政不報 玉遂引疾歸 劉瑾每奏事必偵帝爲戲弄時帝厭之亟麾去曰吾

用若何事乃溷我自此遂專決不復白瑾不學批答章奏皆持歸私第與妹婿禮部司務孫聰華亭大猾張文冕參決辭率鄙尢焦芳爲潤色之南京太常少卿羅玘貽書李東陽責以大義且請削門生之籍東陽得書頰首長歎而已 戊辰停日講 劉瑾追殺王岳范亨

於途箠徐智折臂巡撫山東都御史朱欽言岳亨謫守祖陵罪狀未暴賜死道路不厭人心臣知岳爲劉瑾輩所惡必瑾譖毀以至此望陛下察岳非辜懲瑾讒賊疏至瑾屏不奏 京師霾霧時作楊源言

此衆邪之氣陰冒於陽臣欺其君小人擅權下將叛上引譬甚切劉瑾怒矯旨杖源三十 十一月升浙江安吉縣爲州 劉瑾恨韓文

甚令人曰伺文過會有以僞銀輸內庫者甲辰降文一級令致仕謫郎中陳仁鈞州同知給事中徐昂乞留文原官中旨責其黨護落文職削其子高唐知州士聰刑部主事士奇籍并徐昂各文出都門乘一籃輿行李一車而已 楊守隨言陛下嗣位以來左右近臣不能

祇承德意盡取先朝良法而更張之盡誣先朝碩輔而剷汰之天下
嗷嗷莫措手足致古今罕見之災交集數月以內劉瑾等八人奸險
佞巧誣罔恣肆而瑾尤甚方竊攬威權詐傳詔旨放逐大臣刑誅臺
諫邀阻封章廣納貨賂傳奉冗員多至千百招募武勇收及孩童附
己者進官忤意者褫職內外臣僚但知畏瑾不知畏陛下向也二三
大臣受遺夾輔今則有潛交默附漏泄事機者矣向也南北羣僚矢
心痛疾今則有畫策主文依附時勢者矣而且數易邊境將帥之臣
大更四方鎮守之職志欲何爲夫太阿之柄不可授人今陛下於兵
刑財賦之區機務根本之地悉以委之或掌團營或主兩廠或典司
禮或督倉場大權在手彼復何憚於是大行殺戮廣肆誅求府藏竭
於上財力匱於下武勇疲於邊陛下猶不覺悟方謂委任得人何其
舛也伏望大奮乾剛立置此曹重典遠鑒延熹之失毋使臣蹈蕃武
已覆之轍疏入帝不省 十二月劉蒞呂拙艾洪諸疏傳至南京守

備武靖伯趙承慶所應天府尹陸珩錄以示諸僚兵部尙書林瀚見之太息於是給事中戴銑李光翰徐蕃牧相任惠徐暹及御史薄彥徽等連章請留劉健謝遷而罪馬永成劉瑾等又言先帝詔錦衣官悉由兵部推舉陛下亦悉罷傳奉乞官今高得林由傳奉不關兵部廢先帝命壞銓舉法虛陛下詔一舉三失由高鳳致之乞治鳳罪而罷得林瑾矯旨逮之兵部主事王守仁御史陳琳江西清軍御史王良臣南京副都御史陳壽先後抗章論救守仁琳並下獄良臣亦被逮承慶輔之子守仁華之子也 丁巳命錦衣衛官點閱給事中景帝廢后汪氏薨詔議祭葬禮王鏊曰妃廢不以罪宜復故號葬以妃祭以后從之輟朝致祭合葬金山諡曰貞惠安和景皇后 癸酉除曲阜孔氏田賦 吏部左侍郎張元禎卒元禎素有盛譽林居久晚乃復出館閣諸人悉後輩見元禎言論意態以爲迂闊多姍笑之又名位相軋遂騰謗議言官交章劾元禎元禎七疏乞休劉健力保

持之至是卒 甲戌晦掌大理寺尙書楊守隨左都御史張敷華並傳旨致仕

二年春正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衡州地裂壞雍府宮室雍王祐標薨無子封除 陶諧當出理邊儲以工科掌印無人請俟行日遣官代署劉瑾中諧下錦衣衛獄廷杖斥爲民 中官黃準守備鳳陽從其請賜旗牌曾鑑等言大將出征及諸邊守將乃有旗牌內地守備無故事乃寢 閏月庚戌杖給事中艾洪呂朶劉蒞及南京給事中戴銑等六人御史薄彥徽等十五人於闕下各三十除名銑創甚卒黃昭道王宏蕭乾元逮捕未至命卽南京闕下杖之南京禁衛久不行刑選卒習數日乃杖三人幾殆王守仁亦被杖謫貴州龍場驛丞陳琳揭陽縣丞降林瀚參政陸珩鹽運司同知與陳壽並致仕削趙承慶半祿閒住龍場萬山叢薄苗獠雜居守仁因俗化導夷人喜相率伐木爲屋以棲守仁冀元亨蔣信等從受業焉 南京御史蔣欽

既被杖居三日獨具疏曰劉瑾小豎耳陛下親以腹心倚以耳目待以股肱殊不知瑾悖逆之徒蠹國之賊也忿臣等奏留二輔抑諸權奸矯旨逮問予杖削職臣思獻啟猶不忘君況待命衽席日擊時弊烏忍不言昨瑾要索天下三官賄人千金甚有至五千金者不與則貶斥與之則遷擢通國皆寒心而陛下獨用之於左右是不知左右有賊而以賊爲腹心也給事中劉蒞指陛下闇於用人昏於行事而瑾削其秩撻辱之矯旨禁諸言官無得妄生議論不言則失於坐視言之則虐以非法通國皆寒心而陛下獨用之於前後是不知前後有賊而以賊爲耳目股肱也一賊弄權萬民失望愁歎之聲動徹天地陛下顧懵然不問縱之使壞天下事亂祖宗法陛下尙何以自立乎幸聽臣言急誅瑾以謝天下使朝廷一正萬邪不能入君心一正萬欲不能侵臣之願也今日之國家乃祖宗之國家也陛下苟重祖宗之國家則聽臣所奏如其輕之則任瑾所欺疏入再杖三十繫獄

越三日復具疏曰臣與賊瑾勢不兩立賊瑾蓄惡已非一朝乘閒起釁乃其本志陛下日與嬉遊茫不知悟內外臣庶凜如冰淵臣昨再疏受杖血肉淋漓伏枕獄中終難自默願借上方劍斬之朱雲何人再肯少讓陛下試將臣較瑾瑾忠乎臣忠乎忠與不忠天下皆知之陛下亦洞然知之何仇於臣而信任此逆賊臣骨肉都銷涕泗交作七十二歲老父不顧養矣臣死何足惜但陛下覆國喪家之禍起於旦夕是大可惜也陛下誠殺瑾梟之午門使天下知臣欽有敢諫之直陛下有誅賊之明陛下不殺此賊當先殺臣使臣得與龍逢比干同遊地下臣誠不願與此賊俱生疏入復杖三十卒於獄年四十九

牟斌善視獄囚劉瑾惡之矯旨杖闕下降百戶閒住 工部尙書

曾鑑禮部尙書張昇刑部尙書閔珪並致仕 劉宇爲左都御史劉瑾初通賄望不過數百金字首以萬金贄瑾大喜曰劉先生何厚我瑾好摧辱臺諫宇緣其意請敕箝制御史有小過輒加笞辱瑾益以

爲賢 劉瑾劾例罪無輕重皆決杖永戍或枷項發遣枷重至百五十斤乙丑尙寶司卿崔璿副使姚祥工部郎中張瑋以違制乘肩輿從者妄索驛馬枷璿及祥於長安門瑋於張家灣數日幾死王鏊謂瑾曰士可殺不可辱今辱且殺之吾尙何顏居此李東陽亦力救乃釋之遣戍先後枷死者甚衆 南京御史潘鏜嘗劾高鳳高得林黜爲民 二月裁內外添設兵備勸農管糧捕盜水利官一百十八員尋又裁各處通判等官四百四十五員 王良臣逮至戍杖於午門斥爲民 王時中巡按宣大逮繫武職貪汙者百餘人爲東廠所奏捕下獄枷於都察院病甚其妻往省之道遇劉宇哭且詬宇不得已言於劉瑾釋之謫戍鐵嶺衛 兩廣總督軍務都御史熊繡與毛銳討平賀縣獞 楊源上言自正德二年來占得火星入太微垣帝座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乞收攬政柄思患預防蓋專指劉瑾也瑾大怒召而叱之曰若何官亦學爲忠臣源厲聲曰官大小異忠一也

又矯旨杖六十謫戍肅州行至河陽驛以創卒其妻斬蘆荻覆之葬驛後楊氏父子以忠諫名天下爲士論重而源小臣抗節尤人所難三月封都督同知夏儒爲慶陽伯皇后父也性長厚旣貴服食如布衣時朱欽以山東俗淫酗嚴禁市酤令濟南推官張元魁察之犯者罪及鄰比有懼而自縊者其母欲奏訴元魁與知府趙璜賄之乃已劉瑾使偵事校尉發其事俱逮下詔獄勒欽致仕璜除名元魁謫戍時經筵尙進講詹事楊廷和學士劉忠傳經義規帝闕失指斥近侍尤切帝謂劉瑾曰經筵講書耳浮詞何爲瑾素惡廷和忠因諷吏部尙書許進出之南京南京諸部惟右侍郎一人進請添設吏禮二部左侍郎以廷和忠爲之劉瑾憾楊一清不附己一清遂引疾歸邊牆成者在要害閒僅四十里南京祭酒章懋致仕柳遼東督糧郎中劉繹於戶部辛未劉瑾矯旨召羣臣跪金水橋南宣示奸黨大學士劉健謝遷尙書韓文楊守隨張敷華林瀚郎中李夢

陽主事王守仁王綸孫磐黃昭檢討劉瑞給事中湯禮敬陳霆徐昂
陶諧劉蒞艾洪呂种任惠李光翰戴銑徐蕃牧相徐暹張良弼葛嵩
趙士賢御史陳琳貢安甫史良佐曹閔王宏李熙葛浩陸崑張鳴鳳
蕭乾元姚學禮黃昭道蔣欽薄彥徽潘鏗王良臣趙佑何天衢徐鈺
楊璋熊卓朱廷聲劉玉等五十三人以戒羣臣 敕各鎮守太監預
刑名政事 順天府丞周璽與監丞張淮侍郎張縉都御史張鸞錦
衣衛都指揮楊玉勤近縣皇莊玉劉瑾黨淮等三人皆下之璽詞色
無所假公移與玉止用牒文夏五月玉奏璽侮慢敕使瑾卽矯旨逮
下錦衣衛獄榜掠死 劉瑾恕謝遷未已焦芳亦憾遷嘗舉王鏊吳
寬自代不及己乃取中旨勒罷其弟兵部主事迪斥其子編修不爲
民 戊午度僧道四萬人 寧王宸濠圖不軌賂劉瑾求復護衛許
之己巳復改南昌左衛爲寧王護衛 六月甲戌孝宗祔太廟 戊
寅罷修邊垣輸其費於京師 通鑑纂要成劉瑾令人摘筆畫小疵

除謄錄官數人名欲因以及李東陽東陽大窘屬焦芳張綵爲解秋
七月奪侍郎學士劉機以下俸餘致仕爲民者二十餘人東陽等免
究命文華殿書辦官張駿等改謄超拜官秩駿由光祿寺卿擢禮部
尙書他授京卿者數人裝潢匠悉授官 雲南師宗州賊阿本等作
亂沐崑與巡撫都御史吳文度督參議陳一經等分三道進一出師
宗一出羅雄一出彌勒而別遣兵伏盤江截賊巢遂大破之 初蘇
松浙江運舟由下港口及孟瀆河泝大江以達瓜州遠涉二百八十
餘里往往遭風濤督漕都御史洪鐘言孟瀆對江有夾河可抵白塔
河口舊置四閘徑四十里至宜陵鎮再折而北卽抵揚州運河開濬
爲便從之 錢能死所嬖奴曰寧冒錢姓推恩爲錦衣百戶曲事劉
瑾得幸於帝性嫖狡善射拓左右弓帝喜賜國姓爲義子傳陞千戶
寧遂自稱皇庶子引樂工臧賢回回人于永及諸番僧以祕戲進八
月丙戌於西華門別構院籩築宮殿密室句連謂之豹房新寺帝自

是不復入大內常在豹房恣聲伎爲樂醉則枕寧臥百官俟朝至哺
莫得帝起居密伺寧寧來則駕出矣 蔡清爲江西提學副使寧王
宸濠驕恣遇朔望諸司先朝王次日謁文廟清不可更其期宸濠生
日令諸司朝服以賀清又不可去蔽膝而入宸濠積不悅會復護衛
清有後言宸濠欲誣以詆毀詔旨清遂乞休宸濠陽輓留且請以女
妻其子清力辭九月致仕 劉瑾初用事前侍郎馬中錫都御史張
鼎數有執持瑾怨之瑾遣給事中王翊等覈遼東大同諸邊餉還奏
芻粟多浥爛者遂以爲守臣罪冬十月甲申逮前後巡撫都御史鼎
中錫及鄧璋周南湯全劉憲參政參議冒政方矩華福金獻民劉遜
郭緒張翼督糧郎中劉繹王蓋孫祿等下詔獄械送各邊責倍輸久
之憲竟瘐死遼東總兵官毛倫等具奏諸人苦狀請得折價大同總
兵官葉椿等亦爲南請免其倍數瑾勉從之閱二年事始竟皆斥爲
民 焦芳旣與中人爲一王璠雖持正不能與抗李東陽乃請召楊

廷和丙戌命以戶部尙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東陽等差倚以自強 徐輔與無錫民爭田常州推官伍文定勘歸之民劉瑾入甫重賄興大獄巡撫都御史艾璞巡按御史曾大有以下十四人皆被逮文定已遷成都同知亦下獄斥爲民 禮部尙書李傑致仕 十一月衍聖公孔聞韶言尼山洙泗二書院及鄒縣子思子廟各有祀事請以弟聞禮主之帝授聞禮五經博士主子思子祀事世以衍聖公弟爲之兩書院各設學錄一人薦族之賢者充焉 中官韋霧等建議請輸兩廣各司所貯銀於京師總督軍務都御史陳金疏言不可詔留二十餘萬餘如霧議 初岑猛降福建平海衛千戶遷延不行謝湖至復陳兵自衛令祖母岑氏奏乞於廣西極邊帥部下立功以便祭養詔總鎮官詳議以聞陳金言猛據舊巢要求府佐湖不卽赴任爲猛所拒納饋遺徇要求宜逮問從之 初朝鮮世子李顥夭死國王恠哀慟成疾請以國事付其弟懌其國人復奏請封懌禮部

議命懌權國事俟懌卒乃封既陪臣盧公弼等以朝貢至京復請封懌廷議不允十二月懌母妃奏懌且長且賢堪付重寄於是禮部奏懌以痼疾辭位懌以親弟承託授受既明友愛不失通國臣民舉無異辭宜順其請從之 壬辰開浙江福建四川銀礦從中官秦文等

奏也既浙江守臣言礦脈已絕乃令歲進銀二萬兩劉瑾誅乃止

廣西馬平洛容獠獫狁陳金毛銳發兵十三萬征之俘斬七千餘人斷藤峽苗時出剽金念苗嗜魚鹽可以利縻也乃立約束令民與苗市改峽曰永通苗性貪而黠初陽受約既乃不予直殺掠益甚 韃靼入寧夏莊浪及定遼後衛諸境守將皆逮問 翰林學士吳儼家多貲劉瑾遣人求賄陷以美官儼峻拒之瑾怒又聽劉宇讒怒御史楊南金

三年春正月辛亥大計外吏中旨儼致仕南金爲民 劉瑾憾李夢

陽不已矯旨謫山西布政司經歷勒致仕復撫他事下之獄將殺之

初瑾以修撰康海同鄉慕其才欲招致之海不肯往及夢陽事急書片紙招海曰對山救我對山者海別號也海乃謁瑾瑾大喜倒屣迎海詭辭說之瑾意解明日釋夢陽瑾又欲以湖廣倉儲浥爛坐張敷華贓罪海過之曰吾秦人愛張公如父母忍相薄耶敷華亦得免致仕南京尙書胡拱辰卒贈太子少傅諡莊懿 初張綵爲文選郎中議論便利矯飾徼聲譽馬文升愛之劉蒞嘗劾其顛倒選法數事文升悉爲辨析且譽其聰明剛正爲上下所推服詔令辦事如故綵卽五疏移疾去文升固留不得給事中李貫薦綵有將略楊一清舉以自代俱不起焦芳以綵與劉瑾同鄉力薦於瑾瑾欲致之二月己巳朔令京官告假違限及病滿一年者皆斥爲民綵乃就道旣見瑾高冠鮮衣貌白皙修偉鬚眉蔚然詞辨泉湧瑾大愛敬執手移時曰子神人也我何以得遇子時文選郎闕次當驗封郎石確疏已入瑾令吏部尙書許進追原疏以綵易之副都御史韓福坐累下獄瑾以

同鄉故出之擢爲戶部侍郎福故強幹吏所在著能聲瑾時召與謀
委寄亞於綵 三月給事中趙鏗承劉瑾指請廣陝西河南山東西
鄉試額乃增陝西爲百名河南九十五山東西九十瑾敗復故 焦
芳子黃中傲很不學廷試必欲得第一李東陽王鏊爲置二甲首芳
不悅言於劉瑾徑授檢討劉字子仁求一甲不得厚賄瑾內批授庶
吉士俄俱進編修芳以黃中故時時詈東陽瑾聞之曰黃中昨在吾
家試石榴詩甚拙顧恨李耶 初御史涂禎巡鹽長蘆劉瑾縱私人
中鹽又命其黨畢真託取海物侵奪商利禎皆據法裁之比還朝遇
瑾止長揖瑾怒矯旨下詔獄禎嘗爲江陰知縣有惠政江陰人在都
下者謀斂錢賂瑾解之禎不可喟然曰死耳豈以汙父老哉遂杖三
十論戍肅州創重卒於獄瑾怒未已取其子璞補伍 夏四月乙亥
軍民納銀得授都指揮僉事以下官 己亥致仕吏部尙書王恕卒
年九十三訃聞輟朝贈特進左柱國太師諡莊毅 劉瑾又創罰米

法嘗忤瑾者皆摘發之坐楊守隨覆讞失出逮赴京繫獄罰米千石輸塞上尋又誣楊一清冒破邊費逮下錦衣衛獄王鏊曰一清爲國修邊安得以功爲罪李東陽亦力救得解先後罰米六百石自馬文升劉大夏而下數十人悉破家死者繫其妻孥武會舉取指揮僉事安國等六十人賜宴於中府劉瑾要賄六十人者咸無貲瑾乃編之行伍有警聽調禁其擅歸六十人者悉大窘儕於戍卒不聊生而邊臣憚瑾竟無有收卹之者 哈密寫亦虎仙入貢不與通事偕行自攜邊臣文牒投進大通事王永怒疏請究治寫亦虎仙亦奏永需求永供奉豹房恃寵恣橫詔勿究兩戒諭之寫亦虎仙自是益輕朝廷潛懷異志 劉瑾遣給事中御史清覈各邊糧草所遣人率阿瑾意專務搏擊給事中安奎潘希曾御史趙時中阮吉張彧劉子厲獨無重劾五月下奎彧獄枷幾死李東陽力救始釋爲民希曾等亦皆杖斥 六月丁卯許天錫清覈內庫得劉瑾侵匿數十事知奏上必

懼禍乃夜具登聞鼓狀將以尸諫令家人於身後上之遂自經時妻
子無從者一童侍側匿其狀而遁或曰瑾懼天錫發其罪夜令人縊
殺之錦衣衛點閱六科給事中劾天錫三日不至訊之死矣聞者哀
之西廠遣邏卒遠出偵事江西民吳登顯等五月五日爲競渡誣
以擅造龍舟身死家籍遠州僻壤見鮮衣怒馬作京師語者轉相避
匿有司密行賄賂無賴子乘機爲奸天下皆重足屏息河南鎮守
太監廖堂奏保方面數人且擅擬遷調許進等不能難給事中何紹
正劾之劉瑾不得已責堂自陳而心銜紹正致仕左都御史張敷
華卒敷華性剛介劉大夏嘗薦之孝宗曰敷華誠佳但爲人太峻耳
壬辰得匿各文書於御道詆劉瑾所行事瑾矯旨召百官跪承天
門外瑾立門左詰責日暮收五品以下官二百餘人盡下獄是日酷
暑主事何欽順天府推官周臣進士陸伸暍死李榮以冰瓜啗諸跪
者太監黃偉憤甚謂諸臣曰書所言皆爲國爲民事挺身自承雖死

不失爲好男子奈何枉累他人瑾怒卽日勒榮閒住逐偉南京癸巳
李東陽等力救瑾亦廉知其同類所爲諸臣乃獲宥後數日東陽疏
言寬卹數事章下所司旣而戶部覆奏言糧草虧折自有專司巡撫
官總領大綱宜從輕減瑾大怒矯旨詰責數百言中外駭歎 秋七
月壬子帝諭內鐘鼓司康能等曰慶成大宴華裔臣工所觀瞻宜舉
大樂邇者音樂廢缺無以重朝廷禮部請選三院樂工年壯者肄習
之樂工方得幸言居外者不宜獨逸乃移各省司取藝精者來京供
應河閒等府奉詔送樂工居之新宅教坊所隸益猥雜筋斗百戲之
類盛於禁廷臧賢與佞倖角寵竊權併優之勢大張 外官朝見畢
必謁劉瑾僉事方良永父喪除赴選鴻臚寺導詣左順門叩頭畢令
東向揖瑾良永竟出或勸詣瑾家又不可比吏部除良永河南撫民
僉事中旨勒致仕中外章奏先具紅揭投瑾號紅本然後上通政司
號白本皆稱劉太監而不名都察院奏讞誤名瑾瑾怒詈都御史屠

瀟帥屬跪謝乃已。劉瑾私其同鄉提督操江都御史雍泰獨不與通會擢南京戶部尙書甫四日中旨令致仕。給事中御史各一人察兩淮鹽引八月杖巡鹽御史王潤斥之逮前運使寧舉楊奇等許進以才見用能任人性通敏多委蛇徇劉瑾意而瑾終不悅焦芳以干請不得劉宇亦欲得吏部共擠之會南京刑部郎中闕適無實授員外郎進循故事以署事主事二人上瑾以爲非制令對狀進不引咎三降嚴旨譙責進不得已請罪乃令致仕而以宇代進兵部侍郎曹元代宇亦瑾黨也宇在吏部銓政率由張綵不關白宇卽白宇宇必溫言降接綵抱案立語宇俯僂不敢當宇在兵部時賄賂狼籍及是權歸綵而文吏贈遺又不若武弁悒悒歎曰兵部自佳何必吏部也元爲兵部瑾第書片紙曰某授某官卽奉行不敢復奏邊將失律賂瑾卽不問有反陞擢者。辛巳劉瑾改惜薪司外薪廠爲辦事廠榮府舊倉地爲內辦事廠自領之京師人謂之內行廠雖東西廠

皆在伺察中加酷烈焉中人以危法無得免者又悉逐京師傭客寡婦盡嫁喪不葬者焚之輦下洶洶幾致亂 劉瑾捃撫韓文萬端戶部有故籍遺失以爲文罪逼尙書顧佐上其事佐不可瑾卒逮文及前侍郎張縉下詔獄奪佐俸三月佐再疏乞歸從之已釋文罰米千石輸大同尋復罰米者再佐亦三罰米至千餘石文家業蕩然佐至假貨以償 山東盜起 劉瑾又以用雍泰爲許進及前尙書馬文升罪九月癸卯削泰文升進及前薦泰尙書劉大夏給事中趙士賢御史張津等籍其他罰米輸邊者又五十餘人進二子誥讚在翰林俱輸贖調外任 張綵居文選半載擢左僉都御史與戶部右侍郎韓鼎同廷謝鼎老拜起不如儀爲谷大用張永輩所竊笑劉瑾慙而綵丰采英毅大用等皆稱羨瑾乃喜越二日卽罷鼎綵尋進吏部侍郎與錦衣衛使石文義表裏作威福時稱爲瑾左右翼鼎弘治時爲給事中負直聲遷右通政治水安平有勞績以同鄉爲瑾所引遂失

其素望 初隆平侯張祐卒無子從弟祿與族人爭襲訴於南京法
司久不決復訴京師劉瑾方擅政遂削前南京尙書樊瑩都御史高
銓等興化知府張嶺以郎承勘斥爲民祐祿皆信之曾孫也 陳壽
坐延綏倉儲虧損罰米二千三百石布千五百匹貧不能償上章自
訴劉瑾廉知壽貧特免之 謝湖之被逮也委罪於潘蕃韋經毛銳
經復委罪於劉大夏劉瑾以嚴覈勇士事怨大夏劉宇與焦芳譖曰
籍大夏家可當邊費十二遂并逮四人大夏方鋤菜園中入室攜數
百錢跨小驢就道至京繫錦衣衛獄瑾欲坐以激變律死王鏊曰岑
猛但遷延不行耳未叛何名激變屠瀟亦持不可李東陽復婉解瑾
謂大夏家實貧謾罵曰卽不死可無戍耶乃坐大夏以不聽蕃言蕃
不能撫猛俱戍極邊初擬廣西芳曰是送大夏歸也辛酉戍大夏蕃
於肅州革銳太子太傅并歲祿之半大夏年已七十三布衣徒步過
大明門下叩首而去觀者歎息泣下父老攜筐送食所至爲罷市焚

香祝劉尙書生還比至戍所諸司憚瑾絕饋問儒學生徒傳食之遇團操輒荷戈就伍所司固辭大夏曰軍固當役也所攜止一僕或問何不挈子姓曰吾仕宦時不爲子孫乞恩澤今垂老得罪忍令同死戍所耶尋以廣東應解贓罰諸物多朽敝梧州貯鹽利軍賞銀不以時解復逮蕃下獄大夏及前左布政使沈銳等八百九十九人罰米輸邊 癸亥振南京饑 湖廣以缺饟告韓福往理之希劉瑾指益

務爲嚴苛覈弘治改元後遇災蠲免民租六百餘萬石指爲積逋劾所司催科不力自巡撫鄭時以下凡千二百人奏至舉朝駭愕戶部尙書劉璣等議如福言瑾忽怒福取詔旨報曰湖廣軍民困敝朕甚憫之福任意苛斂甚不稱朕意其令自劾吏部舉堪代者以聞福引罪求罷乃召還冬十月辛未南京工部侍郎畢亨振湖廣河南饑

杖何紹正謫海州判官 曹元周經壻也故引爲禮部尙書經固辭不許強赴召受事數月謝病去 十一月乙未振鳳陽諸府饑 再

以遼東倉庫罰劉大夏及都御史王宗彝等米各千石郎中以下半之宗彝初名倫文之子也 給事中周鑰勘事淮安將還以劉瑾必索重賄貸千金於知府趙俊俊許之既而不與鑰計無所出至桃源自刎死事聞抵俊罪 初吳文度自雲南召爲戶部侍郎劉瑾以雲南產金寶屢責賄文度無以應會工部尙書李鏊致仕廷推文度及南京戶部侍郎王珩文度已進南京右都御史遂改南京戶部尙書與珩俱致仕 前南京尙書樊瑩卒 十二月罷昌平州復爲縣興安伯絕都督府求應爲後得徐良年五十傭大中橋汲水其從弟言良祖母故小妻己祖母乃定襄伯郭登女繼妻也良不當襲朝議郭氏初嘗適人法不得爲正嫡良當襲壬午良遂襲封興安伯詳之五世孫也

四年春正月憲宗廢后吳氏薨劉瑾欲焚之以滅迹曰不可以成服王鏊曰服可以不成葬不可以薄也用英宗惠妃禮以葬 籍前都

御史錢鉞家妻子皆謫配劉瑾矯旨言其擅更崇府祿米故也 張
綵言於劉瑾曰今天下所饋遺公者非必皆私財往往貸於京師歸
則以庫金償或剝小民彼借公名自厚入公者未十一而怨悉歸公
何以謝天下瑾大然之會御史胡節巡按山東還厚遺瑾瑾發之捕
節下獄少監李宣侍郎張鸞指揮同知趙良按事福建還饋瑾白金
二萬瑾疏納金於官而按二人罪其他御史歐陽雲等以故事入賂
得禍者甚衆乃遣給事中張禴等十四人分道察核庫藏有司爭厚
斂以補帑苞苴之風少衰而培克益熾天下騷然 二月浙江有司
應詔舉懷才抱德之士餘姚周禮徐子元許龍上虞徐文彪至京師
劉瑾以四人皆謝遷同鄉而草詔由劉健因欲此爲健遷罪矯旨謂
餘姚隱士何多此必徇私援引下禮等錦衣衛獄瑾欲併逮健遷籍
其家外議洶洶遷與客圍碁賦詩自若李東陽力爲健遷解焦芳從
旁厲聲曰縱貰其罪不當除名耶丙戌旨下削健遷籍禮等並戍邊

劉宇復劾有司訪舉失實自布政使林符而下罰米者十九人遂詔自今餘姚人毋選京官著爲令 三月甲辰振浙江饑 己酉吏部侍郎張綵請不時考察京官從之 江西盜起執南安同知殺官兵夏四月前禮部侍郎黃景下獄并家屬皆戍邊 劉瑾更舊制令

天下巡撫皆入京受敕因而索賄巡撫延綏都御史劉孟不至逮下獄宣府都御史陸完後至命以試職視事已復改南院督江防軍完以都御史試職非故事懼甚賄瑾召爲左僉都御史 時中外大權悉歸劉瑾王鏊初開誠與言間聽納而焦芳專媵阿瑾橫彌甚禍流縉紳鏊不能救力求去疏三上乙亥許致仕鏊旣去李東陽勢益孤孝宗實錄成翰林預纂修者當遷秩所司援會典故事以請五月 中旨以劉健等修會典多糜費降李東陽楊廷和俸掌詹事府尙書梁儲庶子毛澄諭德傅珪毛紀侍讀顧清侍講朱希周等皆降官已乃以實錄功復之而加焦芳少師瑾嘗贈諸翰林川扇有入而拜見

者修撰何瑋獨長揖瑾怒不以贈受贈者復拜謝瑋正色曰何僕僕也瑾大怒詰其姓名瑋遂乞致仕去編修崔銑見瑾亦長揖不拜瑾皆以爲傲己清邑子張文冕爲瑾謀主附之者立尊顯清絕不與通瑾欲盡出翰林官於外爲張綵勸沮及是瑾又持前議綵復力沮而芳父子與檢討段炅輩教瑾以擴充政事爲名乃調侍講吳一鵬等二十餘人於南京六部炅堅之子也 六月樂平賊汪澄二作亂執知縣汪和 自劉大夏治河塞北流使仍出清河口弘治末北徙三百里至宿遷小河口去年又北徙三百里至徐州小浮橋及是又北徙一百二十里至沛縣飛雲橋南河故道淤塞水北趨單豐之間河窄水溢決黃陵岡尙家等口曹單田廬多沒豐縣城四面皆水兩岸闊百餘里 劉瑾欲大貴張綵戊子命吏部尙書劉宇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以綵代之宇宴瑾閣中極歡大喜過望明日將入辦事瑾曰爾真欲相耶此地豈可再入宇不得已乃乞省墓去綵一歲中

自郎署長六卿僚友守官如故咸惴惴白事綵厲色無所假借每瑾
出休沐公卿往候自晨至晡未得見綵故徐徐來直入瑾小閣歡飲
而出始揖衆入衆以是益畏綵見綵如瑾禮綵與朝臣言呼瑾爲老
者凡所言瑾無不從變亂舊格賄賂肆行性尤漁色撫州知府劉介
娶妾美特擢介太常寺少卿盛服往賀曰何以報我介皇恐謝曰一
身外皆公物綵曰命之矣卽使人直入內牽其妾輿載而去又聞平
陽知府張恕妾美索之不肯令御史張鑰按致其罪擬戍恕獻妾始
得論減 秋七月劉瑾患盜賊曰甚建議設四鎮捕盜御史寧杲於
真定廣平柳尙義順天保定薛鳳鳴江北潘銳江南四人皆無行而
杲鳳鳴尤甚瑾所逮捕一家犯鄰里皆坐或瞰河居者以河外居民
坐之及爲之囊橐者並令遣戍或自陳獲盜七十人所司欲以新例
從事李東陽解之乃免文安人劉六劉七楊虎齊彥名並驍悍善騎
射有司召令捕盜頗有功瑾家人梁洪索其賄不得乃誣爲盜杲尙

義繪形捕之破其家六等乃投大盜張茂茂家高樓重屋複壁深窰素招亡命爲逋逃主宦官張忠與鄰結爲兄弟賁緣馬永成等出入豹房而爲盜如故河間參將袁彪數敗之忠乃置酒召彪與茂東西坐酒酣舉觴屬彪字茂曰彥實吾弟也自今毋相厄又舉觴屬茂曰袁公善爾爾慎毋犯河間彪畏忠唯唯而已致仕南京尙書張泰卒 四川賊劉烈等轉掠漢中 八月辛酉遣使覈各邊屯田韓福往遼東尙寶司卿吳世忠薊州通政叢蘭延綏遼東人聞將括田震恐福性故刻深所攜同知劉玉等又奉行過當軍士不能堪焚掠將吏及諸大姓家守臣發帑撫慰之亂始定義州民憤知州貪橫亦聚衆劫掠獨相戒曰毋驚賀黃門欽聞卽諭禍福以身任之衆亦解散給事中徐仁等極論福罪劉瑾迫公議勒致仕 固原總兵官曹雄與劉瑾同鄉相親重嘗言故事布按二司及兵備道臣文移達總兵官者率由都司轉達今邊務亟徵調不時都司遠在會城往返千里

恐誤軍機乞如巡撫大同例徑呈總兵官便曹元希瑾意覆如其言
既復受瑾屬奏雄未佩印宜如各邊特賜以重其權乃以延綏總兵
官吳江所佩征西將軍印畀之別鑄靖虜將軍印予江 閏九月小
王子犯延綏圍吳江於隴州城冬十一月甲子犯花馬池總制尙書
才寬禦之沙窩伏發戰死總兵官馬昂與別部亦孛來戰於木瓜山
勝之斬三百六十五級曹雄引罪乞解兵柄令子謚齋奏請京師劉
瑾異謚貌妻以從女優詔褒雄令居職如故 劉瑾索金錢於督漕
平江伯陳熊熊不應瑾怒會督漕都御史邵寶至京瑾欲使劾熊遣
校尉數輩要於左順門危言恐之曰行逮汝張綵曹元自內出語寶
曰君第劾平江無後患矣寶曰平江功臣後督漕未久無大過不知
所劾綵元默然瑾乃令給事中劾熊併及寶逮熊下錦衣衛獄十二
月謫戍海南衛奪誥券勒寶致仕毛銳賄瑾遂起代熊熊陳銳子也
劉瑾惡南京禮部尙書孫需追論需撫河南時事罰米輸邊會廷

一珍做宋版印

推需刑部尙書中旨令致仕 給事中李憲顏正請奪劉健謝遷馬
文升劉大夏韓文許進等誥命庚戌詔并追還所賜玉帶服物同時
奪誥命者六百七十五人憲詔事劉瑾每帥衆請事盛氣獨前自號
六科都給事中時袖白金示同列曰劉公所遺也 兩廣湖廣陝西
盜並起 張茂爲寧杲所禽劉六劉七等相率詣京謀自首張忠馬
永成爲請於帝且曰必獻萬金乃赦六七不能辦逃去 滿刺加使
臣端亞智等入貢其通事亞劉故江西罪人蕭明舉逃入其國者也
賂大通事王永序班張字謀往浣泥索寶又賂部吏侯永等僞爲符
印擾郵傳還至廣東與端亞智輩爭言遂與同事彭萬春等劫殺之
盡取其財物